

刊月性合綜

# 新 工 友

桂林大公書局總經售



## 第二卷

# 4

附小四百五號

# 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我們的話 (一) 工人的道義 (二) 工人應該自治

談廠風…………… 蔣士亦

### 著 論

中國國民黨與勞工運動…………… 錫芸

向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們學習…………… 李柱

內地女工 (一) (特載)…………… 田汝康

昆廠勞工 (一) (特載)…………… 史國衡

逃 (小說)…………… 黃光第

苗苗 (續) (小說)…………… 黎新亞

孤島插曲 (下) (獨幕劇)…………… 陳勸改編

政治指導員在工廠 (報告)…………… 趙錦璋

楊煤山礦工的生活 (通訊)…………… 黃建人

忍受…………… 耀輝

我行走在韶連公路上…………… 丁石

你，鑿石的工人…………… 謝君豪

他們要曉得太陽的出落…………… 雷克

煙囪…………… 樺喬

鍛工…………… 湯景明

一個未死的司機工人 (續)…………… 湯景明

謎語五則…………… 本社

勞工簡訊…………… 本社

## 新 工 人

第二卷第四期

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

社 長：蔣 士 亦

編輯者：新 工 人 月 刊 社

發行者：新 工 人 月 刊 社

印刷者：中 新 印 務 公 司

社址：桂林尚賢街一〇六號  
地址：桂林六合路觀音山

經售者：全 國 各 大 書 店

### 本 刊 定 價 表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	外
零售	一冊	四元四分	三	角
預定半年	六冊	二十四元	免	二元八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免	三元六角



# 談廠風

蔣士亦

一個人必有一個人的精神，而且都與別個不同，這就是一般人所謂的「各有各的作風」了。一個機關，一個團體，一個地方，甚或一個國家，也有它各個不同的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在外面，就成為風氣了。譬如說香港人好賭，則成賭風；巴黎人好淫，則成淫風；其機關上下人員愛錢，則貪污之風甚盛。廣西省政府黃主席感於政治日趨下落，則有革新政治風氣之倡議。最近 委員長在第三屆參政會第一次大會上曾懇切致詞，更注重改正社會風氣，實行戰時勤儉刻苦的生活。由此可以知道，一個人的作風或一個機關團體地方國家的風氣，都影響到整個國家社會的生存和發展的。

工廠裏當然也有廠風，而且每一個工廠應該有樹立一種正常的進步的廠風之必要。

## ——工人——

我國是工業落後的國家，過去工廠並不多，就是有幾個，規模也很小，廠風的好壞，很少有人注意。所以在過去一般的小工廠裏，一切是不上軌道的，廠風非常混亂、貪風、賭風、淫風、偷風……：恐怕還有更壞的，還要時常鬧什麼風潮。因此弄得烏煙瘴氣，醜名四播。廠的前途，大都就此斷送。整個國家的工業亦無法發展！

好了，抗戰開始以後，一切進步了！政府官員已注意到工業的發展，社會人士亦都知道工業的重要，工廠管理之研究，優良廠風之建立，大有人在不分晝夜的艱苦工作着。即工人亦多自動改變作風，走上進步的光明大道，那自私自利的風潮在合理的管理制度之下固然以後不會再有，即過去普遍的貪風、賭風、淫風、偷風……也要逐漸消滅了。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抗戰以後的全國各工廠，雖然已較前進步，沒有很壞的風氣；但是至今也沒有建立頂好的風氣。這一層還需要我們政府當局，工業先進，及全國公私各工廠裏的職員工友們共同努力的。

尤其在抗戰大後方的××市，還可看到有些工廠裏因為管理者的方法不良和經驗不夠，仍保持着散漫怠忽，奢侈浪費，游惰閑廢，嫖

賭偷盜，鸞張跋扈的畸形怪象。這可以說是我們工業的從業員的奇恥大辱！

究竟我們需要建立怎樣的廠風呢？現在讓我提出幾點意見，希望大家加以研究，並予指正！

第一、我們需要緊張的廠風，就是說每一個工廠裏的職員工友及其他輔助人員（如兵夫公役）各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不偷懶，不取巧，不要長官督促，隨時隨地自動的積極的埋頭苦幹。但要達到這個目標，不是一紙命令可以作到，也不是放任的自治可以完成。我們應該對廠裏的人員加以訓練，尤其對工人予以循循善導的教育，發他們的革命意識，提高他們的工作熱情，訓練他們的自治能力，使他們一天到晚緊緊張張一刻不放鬆的去完成「勞工神聖」的任務。

第二、需要活躍的廠風，無論職員工友兵夫，大家以廠作家，如同一家人，親愛精誠，融融洽洽，工作時同時去工作，工作之餘同時去讀書、運動、遊戲、或作正當娛樂。這一點最重要是的主管人員要以身作則，親身打入工人羣衆裏去，使工人們不但認你為他的長官，而且對你親如家長。千萬要防止廠方和工人的對立，或工人和職員的不調，這樣才可以使一個廠上下打成一片，情緒活躍。

第三、需要清白的廠風，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中，全廠上下，應咬緊牙關，刻苦耐勞，除薪餉工資及其他正當收入以外，不賺二分冤枉錢，不拿公家一點東西，大家愛惜公物，節省公帑，清清白白，保持令譽，革去過去上下交征利的不良風氣。

第四、要樹立革命的廠風，各工廠裏的全體員工兵夫，都要認識自己是在為抗戰建國而工作，不是專為吃飯而工作，也不是為那一個人的工作，並了解「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及「總裁的『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的革命人生觀，大家齊心協力，革除舊習染，創造新生命。

總之，要使每一個廠成為現代的新工廠，就需要每一個廠裏的全體同志攜起手來，建立緊張、活躍、清白和革命的新廠風！

# 中國國民黨與勞工運動

錫芸

- (一) 中國勞工運動之發生
- (二) 中國勞工運動發展的原因
- (三) 中國國民黨與勞工運動

要明白中國國民黨與勞工運動之關係，當然首先應該明白中國勞工運動發生的原因。

## (一) 中國勞工運動之發生

十八世紀，蒸汽機發明以後，接着各種機械便相繼發明，以致造成後來的工業革命，同時因為資本家與資本家的集中，以致促成工廠的創立，因工廠的創立和工廠的組織，待遇的不平等，於是遂引起勞工自覺，分成資本家與勞工兩大階級，勞工為了爭取自身的利益，乃不斷的和資本家鬥爭，而資本家為欲鞏固其利益，加緊剝削工人利益，則不惜以其巨大的資本，從事政治的活動，以期獲得政治的權勢，或者得到立法的援助。因之，工人與資本家之爭，愈演愈烈，而勞工為求在資本家手下謀解放，誓必互相聯合，互相幫助，團結一致，對抗資本家，於是勞工運動，遂由此而生。這是歐美各國的勞工運動發生的原因。

中國工業落後，工廠成立既晚，為數又少，工人運動自無較歐美各國工人運動為遲。

我國本以農立國，絕大多數人，皆以種田為生，然自鴉片戰爭以後，清廷懦弱無能，接連又定下了不少的喪權辱國的條約，不但給人民增加了相當重大的負擔，而且國家賴以歲收的鹽稅，又因此喪失，

外國貨物，隨時進口，而無絲毫阻攔。因此，中國的農產物如絲、茶、大豆、桐油等，一向均之以輸往外國，而此時則因受外國關稅限制，且外人不斷研究改進，使本國亦有充分之生產，因之中國農產物銷路滯塞，致使農村破產，大量農民由農村被拋出，相率走入都市，以其極大之勞力，換取微少之工資，用以度生，同時資本家看見工人有增無已，也就任意的解僱工人，任意僱用工人，工人生活毫無保障，因此，工人要想得到飯吃，就非聯合不可，於是勞工運動，乃由此而生。

當一九一二年，國父與袁世凱決裂的時候，國父曾創辦民權，鼓吹三民主義提倡社會問題，同時又有江亢虎提倡新社會主義，與一九一三年，又有北京（即今北平）幾個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學生，漸漸和軍夫路工接觸，向他們作教育和其服務的工作，而贏得他們的同情，後來又幫助工人組織工會。一九一六年，又組織中華農工聯合會（嗣因政府不同意，此工會不久就消滅了）。這是中國勞工受各種主義的影響而成爲運動的第二個原因。

然而最主要的原因，還要算五四運動的力量了。自白話文學被倡導以後，各種雜誌，報紙，都紛紛起影響，如晨星，改造與解放、勞工、進步、新潮等出版物，都曾與勞工運動有過很大的幫忙。這是中國勞工運動發生的原因。

## (二) 中國勞工運動發展的原因

我們明白了中國勞工運動發生的原因，現在再進一步的研究一下中國勞工運動發展的原因。

中國勞工運動，簡單的可以分爲兩個時期，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

二〇年，為萌芽時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為工人爭得法律保障時期；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為猛進時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為改組時期。

在第一時期，工人組織雖有臨時約法保護，承認工人有自由結社集會之自由，但那時軍閥當道，所以工人組織，時時遭受壓迫，遭受摧殘，這祇要一看新刑律第二二四條就可以明白了，其條文如下：

「從事同一業務之工人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之罰金，餘人處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罰金。」

至一九一九年以後，當第一次國際勞工大會在華盛頓開會時，中國代表團曾發到大會下列的建議：

「大會特殊國際勞工問題委員會對於中國政府接受施行工廠法以保護工人之原則，視為異常重要，並以為中國政府對於國內已有之各重要工業，應開始為是項法規之編訂及施行，因此特建議中國政府實行依工廠法以保護工人之原則，並請其將如何預備實行本原則之方法，報告於明年本大會，並建議請中國政府考慮於成年工人施行每日十小時或每週六十小時，對於十五歲以下之童工，施行每日八小時或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及七日中休息一日之原則之是否可能；並建議是項法規對於僱用工人百人以上之工廠須一律適用。」

此後中國就根據這建議，曾經頒佈過暫行工廠通則，同時工人組織，也就暗中地進行起來了。如一九一二年天津罷工。一九一九年，上海青島等地罷工抵制日貨。一九二〇年廣州等處工人開始舉行勞動節，以及廣州上海等地的成立工會，都是最顯明的事實。但不可否認的，中國工人組織在此萌芽時期，是會遭受過不少的苦難的，而這些苦難的，就是腐敗的封建軍閥。因之，工人尚有許多組織，不敢公然向外活動。

到了第二時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五），因為工人組織日益擴大，日益普遍，遂奠定了中國工人運動的基礎，這主要的就是香港海員的大罷工，中間經過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參加的人數，共在五萬以上，包括各種職工在內，後來香港政府無法，才取消「解放非法團體」的命令，並准予海員工人，每人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這樣，這一次工人運動可以說是完全勝利了。而也就因為海員工人有這樣一次空前的勝利，所以新刑律第二二四條也取消了。後來一九二三年，京漢鐵路工人因組織京漢鐵路總工會，決定於二月一日在鄭州開成立大會，表決總工會憲章。不期軍閥吳佩孚下令包圍會場，禁止開會，於是遂演出一幕最精彩最偉大的鬥爭，工人流血，犧牲，或被禁閉的很多，但工人對於軍閥是不會屈服的，因此乃以罷工做為對付的手段，參加罷工的有二十萬人，結果雖然是失敗了，但政府自此也就認識了工會的力量，而知有制定勞工法的必要了，所以才有二月二十二日，大總統下令肅主官部會同起草勞工法，提付國會審查，三月二十九日，農商部頒布暫行工廠通則之事。

不過第二時期內，主要的運動，還應該要算先後舉行的兩次全國勞工大會。

第一次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至六日在廣州舉行，會通過議案十條，舉其重要者如下：（一）工會罷工時應相互為經濟的援助。（二）工會須為實現八小時工作制努力。（三）勞工運動應以經濟的鬥爭為立場，不干涉政治。（四）於最短期內訂定憲章，組織全國工人聯合會之常設機關。第二次在一九二五年五月舉行，曾決議組織全國總工會，其宗旨為：（A）發展全國工人的組織；（B）統一勞工運動；（C）提高工人教育，培養其團結精神；（D）規定工會的共同目標及方針；（E）調處工業爭議及工會間的爭執；（F）與國際勞工聯絡。

自這一次會議以後，工人運動遂漸變了性質。

第三時期，可謂中國無產階級運動猛進時期。一九二七年，第四次全國勞工大會在漢口開會時，據調查，全國已有組織的勞工，總數在三百萬人以上，同年，武漢政府又成立勞工部，任著名工運領袖兼徵為勞工部長，從此，有組織的勞工，不特勢力大伸，地位也提高得多了。而國際勞工代表團的來華遊歷，第一次汎太平洋勞工大會在漢口開會，更是這年勞工運動史上最精彩的兩件事。

第四時期最重要的事情，有：一九二九年五月，第十二次國際勞工大會在日內瓦開會，我國有政府和勞資各方組合的代表團參加。同年

十月，國民政府又派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職員梁德公充出席第十三次國際勞工大會的代表，決議海員的待遇問題。

以上是中國勞工運動發展的情形。

### (三)中國國民黨與勞工運動

中國國民革命之進行，必須喚起全國國民衆，共同奮鬥，始能成功，工人在民衆中，向起主領作用，故國民黨對於勞工運動，必須全力扶植，此於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可見之：「國民黨於此，一方面當對於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於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之實力，一方面又對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爲不絕之努力，以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反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換言之，即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爲自身而奮鬥也。」宣言中又云：「……當爲工人告者，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爲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爲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爲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此外如養老之制，育兒之制，周恤廢疾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實現，凡此皆民生主義所有事也。」由此兩節宣言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中國國民黨對於勞工運動，不但以全力助其發展，且明確的爲勞工制定勞工法，以保障勞工利益。

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檢討過去之工運事績，並觀察當時之工運狀況，乃又特別指示關於工運之三項原則：

- (一)自五卅運動後，國內工人羣衆，已由本身經濟鬥爭進行到政治鬥爭，各地（特別是上海廣州）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都有廣大工人羣衆參加，並且處於重要的地位，本黨應用此機會，在工人羣衆中，努力於革命的宣傳工作，使國內工人羣衆明瞭政治鬥爭非一時的，以養成工人羣衆在政治鬥爭中的持久性。

(二)國內工人羣衆經過五卅運動，已得到相當之教訓與經驗，以爲組織羣衆，已有相當之進展，半年來各地工人運動之勃興，

及各地工人總組織之發現，皆爲中國工人團結力擴大之表徵，吾黨應趁此時機，予以偉大的幫助，促其發展格外加速，使全國工人的總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各產業的各地方的總組織，成爲健全的獨立的且有系統的組織。

(三)帝國主義在其工具（軍閥與大商賈等）目睹工人羣衆日趨覺悟，遂用種種殘酷方法，壓迫及摧殘工人羣衆及其團體，甚至無故殺害工人領袖，此種事實，已激起工人羣衆更激烈的反抗運動，吾黨於此，應極力扶助之。

這更明白的說明了中國國民黨對於勞工運動，是盡全力加以扶植的。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議定全部民衆運動之方針，其關於工運者，認爲：「全國農工已得有相當之組織者，今後必須由本黨協助之，使增進其知識與技能，提高其社會道德之標準，促進其生產力與生產額而達到改善民生計之目的。」

十三年十一月 國父以大元帥名義，頒佈工會條例二十一條，其重要性質，首在確認勞工團體之地位，次在允許勞工團體以較大之權利及自由，三在打破其妨礙勞工運動組織及進行中之障礙，使勞工團體得漸有自由之發展。至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關於改良工人狀況之具體事件更有精密之指示：

- (一)制定勞工法；
- (二)主張八小時工作制，禁止十小時以上的工作；
- (三)最低工資之規定；
- (四)保護童工，禁止十四歲以下之兒童工作，並規定學徒制；
- (五)改良工場衛生，設置勞動保險；
- (六)在法律上，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
- (七)主張不以資產及知識爲限制之普通選舉；
- (八)厲行工人教育，補助工人文化機關之設置；
- (九)切實贊助工人生產的消費的合作事業；
- (十)取消包工制；



(二) 例假休息，照給工資。

這以上，通通是國民黨對於勞工運動之政策，而其實行，具體的表現在工法法，特種工會組織法，團體協約法，勞動契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降低工資法，職業介紹法，以及有關勞工教育工人儲蓄之單行條規，與工檢法，礦場法，工廠檢查法等勞工立法上。

中國國民黨不但對於勞工運動扶助其發展，制定立法，保護勞工組織，且在勞工歷次運動上，都會以領導的地位，幫助進行，這可從「二七」運動，平漢鐵路之「二七」慘案，以及五卅運動中，找到實證。

前面已說過，中國革命必須喚起民衆參加，始能徹底成功，所以過去中國國民黨和勞工運動者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且這關係，還越來越密切，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過最光輝的一頁。因此，今後我們更能確信，國民黨將必更以其全力履行其一為扶助工人團體之發展，為保障工人之經濟利益之政策，也就是今後的工運，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將必更能迅速發展。然而也祇有國民黨來領導工運，為工人謀利益，這目的才能達到，因為工人要求自身解放，是必須在民族解放中得來，所以希望中國工人，應該踴躍加入國民黨，信奉三民主義，為自身謀解放，為民族謀解放。

本文參考資料

- (一) 中國勞工運動——馬福俊著
- (二) 勞工問題之發生經過及現代勞工事業之發展——邵元冲著
- (三) 女青年第九卷第三期

本刊重要啟事

茲因紙價，印刷費高

漲，本刊不能維持成本

，故由本期起，增加售

價，每本零售四元，希

各讀者鑒諒：



# 向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們學習

——紀念蘇聯國慶二十五週年——

▲李 杜▼

「斯達漢諾夫運動者」——這一個響亮的名詞，在蘇聯的每一個勞動者的心田裏，都被勝利的、驕傲的呼喚着。

誰都知道，二十五年以前，蘇聯的工人，不，是連蘇聯的每一個人民都在沙皇統治下過着失業、貧困、饑餓、疾病、愚昧、無知……一切悲慘的，非人的生活。從一九一七年起，經過列寧、斯大林兩位革命巨人的正確領導，和全國勞動人民的不顧一切犧牲的長期艱苦奮鬥，才把沙皇、貴族、地主、資產階級及一切不勞而食的寄生羣，打下了九層地獄。於是，一個嶄新的，沒有人剝削人的，自由幸福的國家，在千百萬個斯達漢諾夫運動者的巨臂底下建設起來了。二十五年，在歷史的行程上是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可是，蘇聯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們，卻的確在這樣短暫的時期，把破舊的茶舍拆去了，而另建立了起了鐵錫的工廠，曾經在地主手裏的小方小方的田園，而今也改了樣，變為一望無際的碧綠的集體農場了。我國古人所理想的「耕者有其田」，與「老有所養」，「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及其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並且「親人之親，子之」的愉快的，高度愛的生活，在我們的友邦——蘇聯，的確百分之百的實現了。正由於這，使得曾遊歷蘇聯，不久也蒞臨過我國的佳賓——威爾基氏，不禁驚訝的向我國當局道及：「到達蘇聯後，與現在美國所想像的完全相反」的贊美詞來。

不幸，當蘇聯二萬萬人民準備第二十四次總結他們的工作成果和創造努力的時侯，德國人侵入了他們的國土，這狂暴的敵人破壞着使蘇聯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發展的源泉。深入了蘇聯埃的國土，法西斯

強機變並糟蹋人民建造起來的一切，使蘇聯各民族千百萬人民心裏充滿了憤怒和仇恨。我們還不會忘記，去年，十月革命二十四週年，蘇聯人民是以動員力量在莫斯科附近消滅德國法西斯匪徒來紀念的。

的確，去年這個時候法西斯匪幫正在莫斯科近郊，企圖踏進紅場舉行檢閱。但是，在這樣千鈞一髮的危險日子中間，紅軍在莫斯科和全蘇聯人民協助之下，使莫斯科近郊變成了納粹軍隊的墳墓。現在，二十五週年紀念日來臨之前，據莫斯科十月三日專電：蘇聯人民準備把它變成一個最偉大的，自由和獨立的節日。將以社會主義競賽來迎接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他們明白，不管過去的成功是多偉大，要從敵人那裏爭取勝利，還得費更大的力量。反映這個事實的可舉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工廠為例。該廠工人最近號召全蘇聯的男女工人，工程師和公務人員們以增加對前線的援助來紀念蘇維埃政權的二十五週年。他們說：「紅軍抵抗納粹軍隊和它的奴僕們的大舉進攻。祖國正在危險中。勝利不是自然就對來的。勝利要用激烈的戰鬥來爭取。這裏求全蘇聯人民付出雙倍的力量。」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工廠工人自己就保證九月份的軍需品生產量比八月份增加百分之四十七。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工廠號召舉行社會主義競賽，以增加對前線的援助，來紀念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已獲得全蘇聯各地工廠的響應。例如第八百五十三廠，就保證要在十月十七日完成本年度預定的生產量。費隆茲汽車廠的工人首先保證九月份生產力比八月份提高百分之十，十月份比八月份提高百分之二十。有色金屬工廠第六廠則保證九月份比八月份生產量提高百分之二十五，生產力提高百分之十。

械製造廠的工人曾在八月間獲得勝利，頃又保證在九月間生產坦克數量超過原定計劃百分之七十，並在九月二十八日即行完成。烏拉爾的金屬工人，莫斯科及伊凡諾夫的紡織工人及蘇聯國民經濟領域內的其他工人，均有同樣的保證。

雖然各廠曾保證用當超過八月份之生產，而本月份工業工作之最初結果，已表示這些諾言，不僅業已實現，且已超過。其保證飛機工廠之生產較八月份已有增加。在勒文指導員指導下之工廠，在九月二十五日便超過計劃百分之八，其他若干工廠超過百分之九。全部飛機廠沒有例外的實現了並超過了九月份的增產計劃。所有軍火工廠及化學工廠亦均已順利實現其保證。其中十五個廠完成了一季的計劃，其一廠某種化學品之產量超過計劃百分之五十餘。

這些數字在我們看來是多麼驚人啊！是多麼令人神奇啊！然而蘇聯的史達漢諾夫運動者們的確完成了，並且，將繼續不斷的擴大着，增高着，和建立着他們的新的功勳。

爲甚麼蘇聯勞動大眾會創造出這樣偉大的奇蹟呢？

這首先就是由於蘇聯是工人的國家。工人管理生產，工人監督生產的。每一個勞動大眾都明白，他們是爲了保護自己祖國而工作，是爲自己切實利益而工作，自己作得多，則國家倉庫將更加充實，驅逐敵人將更有保證，敵人驅逐了，社會主義建設便可順利進行，而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很快的改善。於是，社會主義競賽在蘇聯全國普遍地展開了。社會主義競賽，不僅提高了工人生產熱情，而且使他們深入地研究機器鑽研和設法提高自己技能，這樣就確定了新的工作方法，憑着生產方法的正確，靈活與合理化，便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勞動生產率。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史達漢諾夫運動者」幾個字。

原本，斯達漢諾夫，是一森特爾哥林諾一煤礦的一個挖煤的礦工的名字。他研究自己的技術，使自己的勞動更趨密些，把工作程序也改變了，多餘的動作也減少了，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那樣炎熱的天氣，下井挖煤，竟增加了五倍。史達漢諾夫這種勇敢的勞動，這一驚人的勝利，使得蘇聯的勞動大眾紛紛向他學習，並從組織織自己工作的環境，於是新的生產數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而萬

的像怒濤一樣的增高起來了。而新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們，又不僅僅限制於自己生產數字高就罷了，並且，盡量幫助自己週圍的伙伴們，使之從落後的境地趕上自己甚至超越自己。

進行的方法，普通，他們都在工廠報上寫文章，講他們勝利的工方法，彙報，可以把他們的經驗給別人去利用。或者，工會小組組長和工匠們利用暇空，召集小組會議，請最好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報告他的工作情形。一般的說來，他們是在工作中鍛鍊的多。在一蘇聯工人的生活一書中，對查可夫斯基便有這樣的記載：「現在我被推舉爲斯達漢諾夫工作方法的公共指導員。常常叫別的班上的工人，到我自己身邊來，在實際中教他工作方法，我自己總是在落後的部分中工作的。」

「有一天，一個溶鐵工基爾泊在我創造了紀錄之後，說道：「查可夫斯基工作得好，因爲他的那一隊人是很好的，工廠的辦事人員，也幫助他。假如他那一隊人交給我，我也能做得好。」

「第二天，我調到基爾泊的班上工作去了。就在薄爐旁邊我告訴了他應當怎樣工作。證明了不是他那班上的工人不好，而是他配合的礦石不正確，他不能正確量器的報告。」

「當天，基爾泊和基的一班人，從一平方公尺提鍊出了九。八六噸鋼，五天之間，他每一輪班的提鍊額爲八。九噸鋼，而薄爐的技術力量是八。四噸。」

從上述的真實的故事裏，我們可以看出查可夫斯基的氣量是多麼寬大啊！雖然基爾泊有幾分不服他，可是基爾泊也不去記掛，並且，「第二天便在薄爐旁邊告訴了他應當怎樣工作」。這一種工作態度，不意氣用事的寬大氣量，對於我們中國的勞工同胞，實在太要緊了。工業貧弱的我國，熟練的技術員本來就很稀少，自一八一三一全面抗戰開始，江浙工業區及長江流域工業區相繼被敵寇掠奪而去，工廠乃大都隨政府內遷，而員工卻因種種困難而帶留敵後，技工感覺越發恐慌。是以，我們要求我們每一位熟練技工同志，要學習蘇聯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們的榜樣，除熱情地從生產上，還要好好地去研究機器，改進技能使自己的生產效率更高，並幫助落後的工作同志趕上先

進的同志。這對抗戰的幫助，是有頭等意義的。對於自己，不能因為有一技之長，就此滿足，在指導伙伴們的過程中，要善於向伙伴們學習，在抗戰中是一個工人，在建國時我們希望成一個專家，我這樣說，並不是誇大狂，我們且看蘇聯的一位創造切製鞋底的世界紀錄的工人斯鐵派諾夫，是怎樣在工作中把自己鍛鍊成專家的吧。

我現在來記出他曾經講過的如下的話：

「我在「革命」牌機上當切製工人。該廠工人們都知道這個機器很大，很笨重，並且工作時必須非常巧妙。在機器旁邊，常常需要大量的皮革和各種樣式的樣子。所有這些都組成了組織工作環境的困難。但我非常愛自己的工作，了解自己的機器。因此我才有這種幸運在這個機器上創造切製鞋底的世界紀錄。」

「在我以後，我決定要幫助我的伙伴們了。」

「在我下班之後，開始幫助在我旁邊工作的青年工人伯拉逸夫學會我的切皮革的方法。事情進行的非常順利。五天以後伯拉逸夫每天不再做九百雙鞋底。而每天可做一千五百雙到一千七百雙了。並且主要的還是皮革的消耗減省了很多。」

這在艱苦抗戰中的我國勞工同胞，是一個多麼好的榜樣啊！

斯鐵派諾夫還不足幫助一個伯拉逸夫。在和許多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商量後，並利用工餘創辦了一個「工匠提高勞動生產率實際研究室」。授課使他很高興，很滿意。他曾這樣驕傲的，帶着滿意的笑對人們說：

「是的，怎能不高興呢？聽講的人們眼看着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是在提高啊！」

「不僅是我的聽講者們發展了，我自己也跟着他們發展。本車間的專門人員研究實驗室裏的工程師排司布格，索哥洛夫，工匠阿迷育，教我切硬皮的理論，並且在機器上告訴我皮革生產的技術，把我培養成我這種手藝的真正的專家。」

我勞工同胞們！看，斯鐵派諾夫便是這樣從斯達漢諾夫運動中把自己鍛鍊成專家的。

今日，當我們慶祝建國二十五週年，當我國抗戰最後勝利仍

須用強烈的戰鬥去爭取的時候，我們要向蘇聯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們學習。

- 一、學習他們的鬥爭的生產精神；
  - 二、學習他們的強烈的學習精神；
  - 三、學習他們的幫助伙伴們的互助精神；
  - 四、並學習他們斯達漢諾夫式的工作志願。
- 抗戰是一處熔爐，在過去，我勞工同胞有過光榮的建樹，把德、日、意法西斯蒂打倒之後，當全世界勞工同胞慶祝的時候，我們希望我們勞工同胞成爲全世界前進工人隊伍中投前的一排。

中國研究勞動問題的唯一刊物

中國勞動月刊

朱學範 主編  
王覺源

中國勞動協會發行

討論勞動問題 研究勞動政策

促進勞工運動 發揚勞工文化

定閱處 重慶九道門七號 中國勞動協會

定價 每册洋五角  
全年五元半年二元五角

# 內地女工

(一)

田汝康

東方的工業大部份還是靠着女性的支持，不論我們對於這事實有什麼感想，也不論造成這事實的原因何在，事實還是事實，不容許我們忽視的。

讓我們先看看戰前我國工業中心的上海，據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發表的調查結果：民國二十年所調查到的工人總數中有百分之五五點五，是女工，二十二年有百分之五三點七是女工，若把女工數目的加進去，女工在總數中的百分比將高至六二和六一。杭州的情形也相若，據浙江省政府二十四年調查，全體女工佔調查所得勞工總數的百分之五四點三，重工業除外。東方工業先進的日本女工的數目，從一九一九年起，到一九二八年止，從沒有比男工少過。

把一國的工業基礎大部建築在女工的勞力上並不是偶然的。這正表示這些國家的工業還限於輕工業方面，而且它還得靠成本較輕的勞力來維持。換一句話說，這些國家工業還是很落後，沒有成年的工業才需要女性的保育。

以上海的情形說：紡織業是最重要，飲食品業次之，「紡織業廠數佔全體工廠總數百分之三三左右，而其資本額則佔全體百分之三八至三九。紡織業工人數在民國二十年佔各業工人數百分之六〇點一，而在二十二年則佔百分之五六，其產值在前年為百分之四五，而在後年為百分之三五點五。紡織業所僱用之工人為數甚大，而其中女工又佔大多數，約三倍於男工，故在全體工業中，女工亦比較為多。至於機械及金屬製業則規模極小，一廠數佔百分之一四至一八，而其產值則合百分之二或三，工人數亦佔全體百分之五，資本額比例尤小。二十二年是二點六，二十二年為三點九。

杭州的工人也集中在棉織業和綢織業，佔全體工人的百分之六八點七。

「日本工業的基本部門，還得算纖維產業，雖說事實上在最近十年至十五年間纖維產業在日本國民經濟內的比重已見低落。全部在職勞動者中五〇%，係集中於這個產業部門，並且其中有一半是婦女勞動。」日本的工業的構造因其中以輕工業，尤其是纖維產業佔最優越地位，遂使榨取未熟練的勞動力——女子及幼童——的事，得了廣大的可能性。纖維產業勞動者總數內，婦女佔八二%，即八十一萬一八千人時，男子數僅為十八萬七千人而已，即以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者言，其數並超過成年男子數有四千五百人之多。

戰後我們的工業是否還是依舊上海和杭州的老路的發展，或是否要經過一個和日本二十年代相似的階段，我們固然不能確說；可是我們是有理由可以相信輕工業，尤其是紡織業，在中國還有很大發展的餘地。於是我們也很可以想像現在分散在廣大農村和市鎮裏，在家庭裏打雜的小姑娘們，過早的要一批一批送進工廠裏去。就在她們身上，我們將看到我們工業的建立，這是一件極嚴重的事。

若是我們有一天會和日本一樣動員，十萬的女子到工廠裏去工作，我們一定要經過一番很複雜的歷程。不但是工業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大動力，女子進廠決沒有男子這樣簡單，在我們的社會中男子本是家庭裏出外賺錢的人，養家是他的本分。他們從農業裏或其他職業裏走入新工業，不過轉業而已，女子則不然，她們傳統的責任是管家，一個兼任着妻子和母親的人要入廠就業就有很多牽掣。若是我們新工業的設施並不能使一個女工離開為妻為母的家庭責任，則我們能吸收進廠的女子也就有了很大的限制。工廠裏的工作能否成爲一個女子的終身職業也就成了問題，除非我們能改變整個的男女關係，家庭結構，靠女工來維持的工廠也就不容易獲得一批安定的勞動者，在工廠管理上也就發生一套管理男工時又常發生的問題了。於是我們的工業祇能利用女子一生中某一個時期的勞力，那些在工

廠中已經把生活習慣改變過的女子，重得出廠經營她們的家庭生活，廠內的生活對於整個社會的影響，自然很嚴重了。我們對於這種工業也不應爭着成一種生產機構而已，而得考慮到它在社會教育上的功能，正因為其對於將來社會影響之大，所以社會也有權利願問到女工的廠內的生活了。因之，女子的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工業問題，而且是一個發展的社會問題。這個問題自然值得我們詳細加以研究了。

二十九年的暑假，那時丁信先生還在世，他和周先庚先生，黃至通先生有一次討論女工研究的重要，希望有一個人能到女工的工廠裏去實地調查，可是一時找不到一個女的研究員能擔任這件工作。這時我正在預備去邊疆做研究，因為雨季還沒有過，所以有一兩個月的空閑，很喜歡利用這個時期作一嘗試，雖則我都知道一個男子去調查女工自有種種不易克服的困難。但是既是一種嘗試，也不妨試一試，若是這個嘗試的結果能引起別人的興趣，能有更合適的人繼續這項工作，我的目的也就可以算達到了。

我們把要研究女工的意思告訴了金龍章和朱健飛兩先生。他們不但給我們很大的鼓勵，而且給了我們一個實地調查的機會，這是我們願意在這裏特別表示感謝，因為沒有他們的贊助，我們的研究決不易順利進行的。

我在八月中旬住入廠內，可是男女的界線使我不能得到親密觀察女工生活的機會，所以我祇能採用談話的方式來探訪女工的身世和她們對於工廠生活的態度，我們在該廠大禮堂的一角上，用些桌子和空床作為隔間，劃出一間臨時會客室，最初我們和管理員講好，按着工人宿舍的次序，一個按一個把工人傳來會客室中，個別和我們談話，可是在實行時，就發生了困難，管理員為方便起見把一舍的工人同時領到大禮堂裏，然後一個一個分別進入我們的臨時會客室，可是坐在大禮堂的另一角裏，很可從空床和桌子的空隙窺見我們談話的情形，誰也有她的好奇心，於是不久就都擁在木床邊窺聽竊笑，弄得談話的人十分窘。起初我們想把秩序維持下來，但是孤獨的工人面對着來路不明的訪問者，總是低着頭，弄衣角，空氣很緊張，在這種情形之下，決不能得到我們所希望的结果。最後，我們決定改變談話方式，索性

把全舍的工人請來，大家坐坐這會客室內，情形果然不同。她們人多不覺得害怕，她們各人本來都很熟，凡是她們之間要互相保守秘密的事，我們也決不能在幾分鐘的初識中打聽出來的，可是有很多自己不好意思說的話，小朋友中却很有願意代言的，個別談話一變不為集體討論，結果確實使我們滿意得多。我一天一天繼續和女工談話，丁、周、黃三位先生也時常來參加，我們還不時請廠方負責人和我們舉行討論。

每次談話我都用卡片記錄下來，每晚把當天的記錄整理出來，正因為我們把這次工作視為嘗試性質，所以我們在事先並不規定問題表格，我們一貫想讓女工自己發展她們談話的方式，然後從她們的談話裏發現問題。因之，每晚整理談話記錄時，常有新的領悟，使我自己對於女工的問題日漸發生濃厚的興趣，甚至每每自恨無法推身一變，變為女身，能打破她們和我的隔膜，更親切的去認識她們每一個人的個性，瞭解每一個人的身世，體會每個人的困苦和希望，我對着這一疊一疊的記錄，總覺得是浮面而未深入，但是為了時間的限制，為了男女的隔膜，我有什麼辦法呢？

當我記球的卡片超過五百號的時候，女工們對於這項談話一點都不覺衝突，她們稱作「談話」，甚至有遺漏沒有和我談話的要求管理員給她們補談的機會，這時我也明白，自己不是個女性也有特殊的方法之處。這一羣青年女子，整天在廠裏做工，有這樣一個男子來和她們「談心」，而且時常給她們同情，在同情上確是一個難得的發洩機會，有很多女工向我大哭，有很多向我訴苦，她們談話的聲色語調都表示着對我已沒有顧忌的態度。

一天又一天，到十月十日那天，我的卡片就自己到了六三四的時候，飛機的轟炸忽然炸着了我在調查的工廠，轟炸後，我在灰塵中取出我的行李，暫時已不能再進行我們「談心」的工作了。我也隨同我們的研究室遷移到鄉間，接着是丁信先生的不幸，一時慌慌亂亂的，把這件調查工作擱置了起來，不久，我也就離開了昆明至滇邊工作，到現在一隔已有兩年，這一大堆卡片已經久藏我所遺忘了。這次滇邊失守，我又在一個工作的崗位被敵人打擊回來，利用這幾星期的空閑，把這堆卡片又翻出來整理一下，下了一個月的材料編寫出來，拋磚引玉，我們日夕盼望，有人能繼續這個研究，作一更深刻和詳盡的分析，使大家能明瞭女工的問題是怎樣的一顆重要而極有興趣的問題。

(待續)

特載

# 昆廠勞工(一)

工人來源

史國衡

工人的籍貫與來源——地域與身份——技能與工業傳統

在我還沒有進昆廠的時候，有一次無意之間，和一位正在某大工廠會計課做事的朋友談起了我想實地調查工人生活的計劃，他的臉上驟然爲我現出難色，隨即說了他在那裏待來的許多觀感，認爲我的計劃恐怕不大能實現。他說當前新式工廠裏面，差不多全是上海工人的天下，他們在廠內神氣活現。上面的人覺得技工稀少不容易招來，所以也另眼看待，工人們的氣憤因而更加高起來。平時不大能服從管理，要是偶爾事情不如意，脾氣一發作，就扔下工具要退廠，弄得不好就打人。他說出外來的上海工人猙獰可怕的形象，和不易應付的情形，意思好像是在警告我，最好不要去騷擾他們，自討麻煩。

等到我進了昆廠，廠中負責人也一再提到外來技工成問題，要讓我和這批人發生接觸，至於本地工人人數佔多大一個成份，是不是也有另外的問題，彷彿是無足輕重的，一時還未見有人提到。因而工人來源的地域性，在我的腦筋裏劃了一個深刻的痕跡。

我一住入工人宿舍就看見工人們自己所形成的集團也以同鄉關係爲最重要。在鋪位的分佈就表現得很清楚。原來工人的鋪位，是經廠方指定的，可是過得稍久一點，工人見了廠方對於這件事的處理，並不怎樣嚴格，所以漸漸的都以大小同鄉關係互相招引移動而聚集起來了。譬如我住的是第二技工宿舍的第一間裏面十八乘雙層鋪，可以睡三十六個人，除了六個空鋪而外，只有四個川人湖北湖南各一人，剩下二十四位就都是雲南人了；在雲南工人當中，又多以同縣同村的關係聯起來。後來各宿舍我都混熟了，發現同鄉相聚是一般的原則。

朋友的談話，昆廠負責人的指示，和宿舍裏的印象，都一致的促起我對於工人地域來源的注意。來源不同，背景各異的工人們，帶着

源

他們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希望，進入工廠，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人和人，人和工作的調適，自是工廠人事管理的關鍵。何況昆廠是後方新興的組織，受着戰事環境的影響，工作人員來源更加複雜，很多工廠裏的問題顯然是從這個原因中發生。因此我想這也正是進行研究工作的好機會。我就將從昆廠工人來源入手，來討論後方工業的人力基礎。

## 一、工人的籍貫與來源

工人們的來自何處，當然最好是利用廠中人事課的現成記錄。無奈這種登記工作做得並不十分完善，而工人流動性又相當大，出出進進，川流不息。遇到一個時期進廠的人數多，情勢急切就來不及履行登記手續；一部份登記了的，做不多時又出了廠，登記單子就無形地成了過去的史實。而我要的是在廠工人的詳細記錄，希望從他們的來處發現地域來源分佈情形，再看個人的出身和現在的行為發生什麼相關。所以我曾經和昆廠人事課打過商量，希望能發動一次工人總登記，那裏面負責人也很願意實現這種主張，可是終因爲他們的事務繁忙，到我出廠的時候還沒有做到，而時間和人手也不許我個人自動的作一個普遍的清查，所以只好利用已有的材料，及我個人和工人們談話的記錄，相互補充印證，得到我所需要的一部份材料。以數量言，約佔全廠工人總數三分之一弱，但在技工，幫工和小工的分配比例上則相當的近似，故可以看作一種代表的選擇。詳細的記載放在本書的附錄裏，可供讀者參攷，另外將工人的籍貫和他們的直接來源兩項提出來作成兩表（表一與表二），附在這裏。

把上面兩個表格拿來作一個對照，就可以發現「工人的地域來源」，這句話有幾分含混，因爲地域可以指工人原籍，也可以指他們直



表二 工人的直接來處

技 工		幫 工		小 工	
來處	人數	來處	人數	來處	人數
上海	80	昆明	40	昆明	21
錫	4	寧	1	民	12
京	4	安	1	元	2
漢	3	楚	1	易	1
長	3	高	1	晉	1
沙	3	明	1	宣	1
明	2	自	1	武	1
州	2	威	1	一	1
州	2	定	1	平	1
港	2	浪	1	府	1
湖	2	一	1		
興	1	敘	1		
波	1				
州	1				
縣	1				
市	1				
州	1				
都	1				
部	1				
陽	1				
計	63		40		41

表一 工人籍貫

技 工			幫 工			小 工		
省份	縣市	人數	省份	縣市	人數	省份	縣市	人數
江蘇	錫	8	雲南	昆明	8	雲南	富民	12
	上海	5		楚	3		元	6
	常	8		宜	3		王	8
	浦	1		大	2		慈	2
	鎮	1		宜	2		祿	2
	江	1		陸	2		易	1
	陰	1		明	2		良	1
	州	1		南	1		宣	1
	京	1		寧	1		呈	1
	江	1		自	1		宣	1
	山	1		貢	1		武	1
浙江	寧	17		定	1		晉	1
	紹	6		豐	1		開	1
	興	4		安	1		安	1
	州	8		勸	1	四川	重慶	3
	海	2		重	1	四川	西	1
	杭	1	四川	慶	6	湖北	漢	1
	定	1		府	2	江	口	1
	餘	1		梁	1		寶	1
	奉	1		錫	1		昌	1
湖北	漢	6		安	1		口	1
	陽	1		貴	1		寶	1
	市	1	貴州	銅	1			
湖南	沙	4	湖北	安	1			
	潭	1	湖南	貴	1			
廣東	長	4		宜	1			
	沙	1		常	1			
	潭	1						
	水	1						
	山	1						
	州	1						
	平	1						
雲南	威	3						
	西	1						
	川	1						
	湖	1						
	定	1						
	縣	1						
	都	1						
	宣	1						
	河	1						
	江	1						
	燕	1						
	保	1						
	案	1						
	成	1						
安徽	宣	1						
	河	1						
	南	1						
	川	1						
河南	安	1						
	河	1						
	南	1						
	河	1						
	西	1						
	川	1						
總 計		63			40			41

接出來的地方，我發現許多工人生長在某一個地方，而做工和應招的地點又在別一處。所以唯有把籍貫和來處合併起來看，才可以得到一種解釋。

最明顯的例子，是那幾位湖北的技工，老籍是在漢陽，應招是在上海，而家庭仍在上海。原來他們出身漢陽鋼鐵廠，待漢陽鋼鐵廠閉廠後，他們那批人才陸續攜眷遷到上海某鋼鐵廠去做工。據說那裏有近百的人，全是來自湖北的，他們這一羣無土可步的人，差不多上十年未返家鄉，有兩位中年喪了偶，竟重新在上海立了家室，大有老死彼鄉的打算。八二三的砲火打停了他們生活所繫的工廠，他們馬上變成了難民，不久就經原來的上司介紹遷道來漢，他們另外一些同行的鄉親，就分擔揚錫到重慶某煉鋼廠去了。若是論到他們的出生地，從事工人生涯的起點，或是就這種技工的流動來看中國鋼鐵事業的發展



和工業區位的轉變，當然可以上溯到湖北漢陽。但是若果只論近年來民族工業的起伏遭遇，勞工的集匯和播遷，以及將來外來工人的居留問題，那就只須乎追詢他們的來處——上海了。還有家在長沙無錫而在上海做工的，也不全例證，這是我所以要把工人的籍貫和來處相提並論的理由。

並且從工人的籍貫和來處的比較上，很可以表現就業的人口大多從大都官的週回都會集中的情形，所以從上海來的工人，並不生長在上海，在昆明招募的工人並不是一向住在昆明，事理至為顯明，是用不消辭廢的。另外我們還得提醒，外來工人多出身下江一帶，只能說明昆廠外來工人的成份，至於別的工廠，是否有迥然不同的情形，那還希望在他處有同樣的調查出來，可以互相比較。據幾位從昆廠出去的朋友告訴我，在昆明附近的某個兵工廠，裏面幾百個工人，多半是北方系統，下江的工人反而和形見拙，進去了不久，就受着排擠跑出來。可見工人的來處，也多少和工廠本身的淵源有關。

再理例如內地工人，富民縣出來的比較多，也並不是以說明這個縣份多出工人，因為內地工人乍然從家鄉跑出來，找不着別的聯繫，只好與同鄉的關係，輾轉介紹職業，所以只要他們當中有一個人開了一條路，別人就跟着源源而來，這種事實只能幫忙我們來說明工人和地域仍糾纏不解緣，勞工的供求未達到完全自由無阻的程度，這不過是在工商業尚未發達時期，人口自農村向外流動的一個特色，很可以用作為我們調整招工機構時的一種參考。

## 二、地域與身份

可是上面只是我們一種客觀的分析，在廠裏面的人看來，却另有他們另外的一套觀念。因為廠中的技術工人是從外省來的佔絕對多數，而外來的工人，不是生長在江浙一帶，也多半在上海一帶做過工，或是直接從上海應招而來。內地工人把江浙沿海一帶的省份稱作「下江」，稱技術工人為「老師傅」，於是「下江老師傅」或「外來老師傅」，簡直成了內地工人在背地談話時，對外來工人的一種很流行的稱號。反轉來看，幫工和小工是西南數省的佔絕對多數，而內地工人又

百分之八十是雲南本省的人，並且在技術工人的眼中，不論幫工或三等技工，都和小工具同樣的身價，於是「本地小工」，也成了內地工人一個籠統的頭銜了。

外來人和本地人既是在技術的等級上有了這樣一個概括的分劃，假設就無形之中以地域之分來代表了工人們技術程度和他們在廠裏面的身份了。所以在平常談話的時候只要指出某位工人是外來的或是本地的，已於有意之間含着重輕或輕蔑的意味了。

譬如那紅號的小工，進廠不久已經升為三等技工，就我所知道的江浙的工人本廠以小工起身的，還只有他一個，但憑他一口下江話，和他那種穩重頭看來，簡直和老牌的老牌技工分不開，要是不從工資等級，担任的工作性質，或向知道他的朋友那裏去打聽，看了他的工衣穿得直挺，口袋裏常常插着一把摺尺，怎樣也不會料到他居然是一技無長的工人，不待言他的身份是靠着外來人襯托出來的。我還親眼見過雲南湖北的技工，那一次為了罷工的條件，他們自告奮勇的和一位科長交涉，都說着一口夾雜的上海話，居然也有本地的朋友就指他們是上海人，可是另外一個89號的湖北幫工，在打鐵開鑿做過半年，那一次他因故要退廠，一位帶領工頭性質的技術導師，和我談起這人的事故，還決定說他是雲南人。說來說去，不外是技術決定了工人的等級和地域，而地域的區分在大致上又和工人的技術之分不期而合，於是無形之中，說出工人的來源地，就可以顯示那人有無技藝，也就是籍貫和來處決定了工人個別的榮辱。

其實在內地突然間樹立新工業，技工和非技工人在地域來源上所表現的參差出入，也是無可避免的一種現象。因為內地既很少工業的積累，找不出够用的技術工人，故必定向外面去延攬技術人材，而非技術工人外地也不是沒有，只是須遠道跋涉他們沒有本領自動到內地來，而工廠向遠地去找致這批工人更是不合算，所以只有就地招收幫工和小工，因而在廠中工人的結構上才有這樣一個結果。可是這種事實反映在人們的心坎上的，却是另外有一種涵意，工人地域的分佈，無形中產生了工人們對於地域差別的信念，認為新工業中的下級幹部，非外來工人莫屬。從這一個觀點上出發，遂產生了工人們自尊和

自卑兩種極端相反的心理。例如我剛才提到的41號的下江小工，原為行伍出身，進廠不到三個月，就越級升成技工，升工以後不久又嫌工資小，準備辭工他去，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已經向工程師辦過交涉，下個月的工資加上四分或五分我才幹下去，若只加三兩分，和對待本地人一樣，我就走路了。」當時我覺得他的破例要求不會成功，那曉得以後他居然如願以償，這當然更使他自已覺得與內地工人不同科了。湖北的幾位技工也素來瞧不起本地人，他們就常常對我講，內地人的壞話，「本地人怎麼學得好手藝，他們既不肯用心，一有機會就偷閒坐下來，腦筋又笨，一件工作，請上三返四遍，還是一個不懂。」一位常州的匠友，也常常藉我的面取笑本地工人沒常識。像修理電燈線，膝下墊一塊木板，可以減少觸電的危險，道理很簡單，他們一點也不明白。那位鹽縣出身的技工，也曾告訴我，他的朋友當中都不大看得起本地人，說他們笨手笨腳，一點也沒出息，只配一生做小工。

在本地工人裏面，自備也有人心中承認自己不如外來人，從他們幾種言行之上，就可以看出他們有人有心虛。我曾聽到那位鹽縣工人說，他有幾位朋友，本來在外省做過多年的工，這一次回來進昆廠，就是幹的江蘇籍。我又親自聽着自某大學實習工廠出來的雲南工人，學得一口四不像的上海話，他忿忿不平的對我講，「廣東下江人最佔便宜，我有一位同事，手藝和我一樣，又是同時進廠的，却比我多拿四分錢一小時，還不是露下江的牌頭，他當時還勸我報外省籍貫，你看怎樣好意思呢？」當然這只是工人們自己的一種看法，事實上，廠方有冇有偏見，我們還無從斷言，不過這種疑心既然是存在工人之間，至少是可以反轉來證明，他們對於來路的重視了。

### 三、技能軒輊與工業傳統

事實上關於工人地域差別性，也不只是限於工人們自身的看法，關心國內工業的，或實際主持工廠的人士，也有他們的各種見解。例如楊端六先生在「再論戰後內地工業建設」文中，（今日評論四卷十七期）也曾提到這一點，他說：「以湖南而論，一般人短於經商，而長於做工，要在這裏訓練工人，似乎不是很難的工作。至於四川，民情

稍有不同，……初看似極易訓練，不過他們有一個通病，就是自作聰明，每每不易接受下江人的指示，或許他們是習於舊慣，總以為他們的舊方法是再好不過的。」楊先生論工人性情，固未忘舊慣的因素，但是重視工人的地域來源，也甚為顯然了。我還聽到一位工業界的領袖說過與此相類似的一番話，大意是「中國工人來源，最好的是寧波上海區的，腰筋靈活；次為山東河南區的，體格魁偉；再次為廣東湖南區的，動作敏捷」。其餘省份的工人，似乎自都以下了。

我們且不管關於工人地域差別性的論調，有多少科學上根據，就現存的舉例上說，內地工人在種種表現中趕不上外來工人也是實情，此中有多少應歸之遺傳的因素，我們倘有材料可供分析，不過在社會的或人為的限制上，却可以看出一部份的因素，我們若是回過一下中國近幾十年來新工業發達的形跡，就不難見到我們的工業原來是偏重於沿海一帶和幾個為鐵道河流交叉的通都大邑。江浙湘廣諸省，正是首當其衝，那裏接近這地方的居民，就有如近水樓台，得了風氣之先，現在青年下江人，可以說是工業的環境下陶育出來的，對於機器生詳，差不多是耳濡目染，司空見慣的了。

例如如88號的上海技工，就常常自鳴得意的敘述他自己從小對於工業就有了解，原來他父親是一家汽車行的修理匠，工作的地方距他家不遠，所以他父親去上工常帶他一同去玩要，用螺絲和木板造小車，或拾斷鋸片磨小刀，都是平常玩的把戲。他的哥哥也是一個技術工人，他在家中還備了一套很簡單的工具，做點零星小包活，所以許多機器零件，這位工友從幼小就已經磨熟了。

此外我還可以舉一個例證，有一個晚上，我和40號的湖北小工談得正起勁。忽然燈光一閃，電燈熄了，他連忙站起身來，說以前遇過幾次，他知道毛病在什麼地方，於是自告奮勇的去修理電線，一羣小工在旁邊却看得目瞪口呆。事後我問他怎樣學會了這一手，他說：「這有什麼難，我家住在漢口的時候，向來不出一文燈費，總是自己修私線偷電用」。他還舉過駕汽車，因為他住在昆明的姐姐，對他倍加愛惜，不讓他出外冒險，才會來昆廠當工人，自然是小工當中的佼佼着了。

至於從內地農村中出身的工人，一向與木石爲伍，是不會有新工業的習慣和常識的，一旦進進了工廠，幾分土氣一下子擺不脫，動作欠靈活，了解能力也比較差，甚至舉止動靜也趕不上外來人那樣灑脫大方，所以處處覺得笨拙落後，這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內地工人缺乏一個工業上的傳統。

內地工人在廠裏面的表現上，既是較外來工人遜一籌，自然在待遇上和升遷的機會上也會處處落在人家的後面。而且外來工人和內地工人已經造成了一種普遍一優一劣的印象，要是管理人員沒有工夫多和工人們個別的接觸，則在懲獎方面，對於外來工人究免不了「罪疑爲輕，功疑爲重」，對於內地工人，則剛剛持相反的態度了。所以有時候廠方雖然給了內地工人一種差別待遇，也覺得是一種揚抑劣的應有處置。而在內地工人們自己看來却認爲是待遇和機會上的大不公允。譬如上面的例子，就是本地工人以爲自己的工資較同等的外來工人爲低，至於他和那位同事本領是否一樣，却不一定可以憑他自己的話來斷定了。再如24號工的故事，也曾惹起本地工人很多的煩言，原來他是六月份考入廠的幫工，據說成績相當好，起初是被派到車床上去學習，可是不到一個月，另外一個下江幫工却取他的位子而代之。有人說那位下江工人，是另一個技工的小舅子，那技工暗中向上司說了個人情，才會有這個調動發生。又如本地工人就對那幾位粵籍技工不滿意，說他們心思毒狠，不肯教本地工人的手藝，吩咐的講難得懂，遇事也不敢多問，動不動就罵人。相反的是一位上海初出茅廬的小工友，進廠不到一年半，已經居於第二等技工的地位，據說是因爲有個老技工受過他家的拜託，特別加以照顧的結果。

這種種偏袒和怨語，也許是有其根據，也許是一種揣測之辭，不過這類的話不論真偽，聽到工人們的心中，却有其重量和作用。狡猾點的內地工人遂存心投機取巧，於是有的裝模作樣的去學習上海話，

有的甚至冒充外省籍，捨本逐末，不在工作上求長進。忠實點的，覺得作技術工人，乃是外來人的權利，他們縱然吃了力也是不討好，於是喪志灰心，更覺得工作沒有多大意思了。外來技工們則因此而更爲神氣，認爲沒有他們做台柱，廠中就會塌台停工，內地工人是礙不起腰來，他們就愈可以揚眉吐氣，辦廠的人，一方看到內地工人不爭氣，一方覺得外來工人雖然有幾分自傲，却也有他們的特長，如是更助長了廠方重視外來工人的心理。

我們說內地工人因爲沒有工業的傳統，所以一時趕不上外來人，因此而更遭輕視，因此而更無機會無勇氣急起直追，好像是把罪過完全推之於我們的社會。事實上內地工人本身也有很大的弱點，我發覺他們當中許多人缺乏做工人的決心，沒有把做工看作終身事業，他們的中心興趣，似乎還是耘田地，作商賈，或是家庭手工業，這不慣於規律有一定作息時間的工廠生活，既然是心不在焉，做起事來如何會精彩？說來也許很奇怪，一個工人進了廠，自然得安心做工，若是不打算做工，他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要明白這個究竟，我們還得追本溯源，看他們是些怎樣出身的人，既不願做工又爲什麼會進工廠？明白了此中原委以後，我們就可以便中回答在內地工人當中，是不是有配作勞動部的人材，若是有的話，應該如何吸收訓練他們，如何排除一般人心理上的歧視和地域上的偏狹之見，使他們快點爬上技術工人的階段。

再進一步看，爲了發展內地工業，樹立我們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人力問題的焦點，並不在內地工人是否趕得上外來人，而是在工業建設的人力基礎是否應該放在當地工人的身上，抑是不得不放在他們的身上？這又得就培養並維持外來工人的情形先作一番通盤的檢討，那末對於這兩層問題，自然可以找出一個比較合理的解答了。這是我們以後要詳細討論的題目。（待續）

# 逃

(小說)

黃光第

無論晴天，雨天，或暴風雨天，村內總是瀰漫了陣陣的高亢的滿含酒味的氣氛。村人一感到這種氣氛，便要運想到荷保叔從二老園酒店裏喝了酒出來了。

荷保叔，是鄉下人在他的小名荷保上加了一個「叔」字。據說，這加給，含有非常的敬重，由於他有俠義的風骨而加的。

他不大吃飯，一天喝三次酒便够了。喝過後，全身肌肉緊張，現出紫紅色；一件多孔的破衣，解下來，走出酒店，便兩手伸舉，不停地用拳向胸前敲打，煞是走江湖，賣藥材，擺在公共場所那般吃力的顯身說法。

口做雞叫，每次動作，必借此聲響促進他手臂的伸持力。他身材短小，拳術頗有成就，特別是得得藥草的性靈，據說他學有一種起死回生的妙法，無論受傷到什麼程度，只要口中能呼喚，藥力一到，便可解救死亡的危險。這種藥的傳授，村人都說他是從一個專在深夜做無本錢生意的大盜學來的。

荷保叔與二老園感情很濃厚。因為他每次去飲酒，無論有錢無錢，總是照常供生意，且常常多給一點，是以他對二老園格外來得尊敬。有時，二老園家裏接偷去了什麼東西，只要

對他一說，雖然原贖也不易追還，他却能極力地去探定賊跡。

二老園好笑，音調高，見他每次來飲酒的時候，總是無精打彩，笑浪高漲的說：

「老荷，來喝酒了。」

「是的，二老園。」荷保叔答了，眼光凝視着酒缸，沉靜的站在門口。

「老荷，怎麼不喝酒，就這樣無力！哈哈……」二老園大笑，含精發狠問着。

「不喝酒，的確沒有力，沒有精神。」

「哈哈，酒對於你真有滋精助神的力量。」

「是的。」荷保叔呈現着如發了煙癮似的神態。

二老園照常把三碗酒，排在地上，他便一飲勁的喝下一碗，第二碗喝後，臉上映射紅色光彩；喝到最後一碗，肌肉便緊張了，他把衣服解開來，舌伸出，舐着上額笑着：

「二老園，酒味好。」

「老荷，要不要飯？」

「不要，二老園，聞王沒有我的飯。」

「老荷喫了酒，可不要與人爭風或打架呀。」

「二老園帶笑叮囑一句。」

「不會，二老園。」

誠懇地答了這句，便慢步的走去，一件衣服捲成一條帶背在肩上，口中喃喃的唱清醇訂了的野曲。到了空曠，便高亢起來。過路的人，不敢睨視，也不敢取笑。他見到任何人的笑容，便認為是侮辱，立刻毫不客氣的阻罵：「狗東西，值得什麼？家裏幾個臭錢，還不够老子喝酒。」

在一陣高叫手舞後，便臥到他那稻草為席的床上去。

二、

荷保叔的家，是在村上祖祠裏。冬天，鋪着深厚的稻草，不用棉絮，表示有力，能耐寒；對於穿有棉衣，尤其是穿有長袍輕裘的來圍爐烤火，他更藐視，斥罵，引為比不上豬狗。夏天裏，把床上的稻草給人做柴燒，若是睡在祖祠門口，婦女來來拜神，很恐懼的恐怕驚擾他，他却沒有起身讓人過去。假使過的人，有什麼不順的言辭，他的臉孔突會變為紫色，現出要決鬥的熊度。有時，村人有什麼喜事，或爭論，鬧到祠裏來，驚醒了他的甜夢，他怒眼，放射可怕的視線，切齒地冷罵：

「你這班畜生，害得老子一點兒不能睡覺，你們喫祖宗的遺產，無憂無慮地幹出這種不平的勾當，睡什麼這那呢？」

村上，或是離村三華里的小墟鎮，遇有口角或鬥爭的事，他總是在旁邊抵掌撥拳，火一般的怒眼，射到權權者的頭上，身上，當爭論到了劇烈的時候，是無條件的參加口角或拆鬥的工作，站在弱者的一邊助戰，奮不顧身的幫。無論勝敗，或自己受了傷，對受幫助的人

，絲毫不敢報酬。弱者是在市面酒樓上請他喝一兩酒，必是說些友誼的作樂，假使提到爲了因他的幫助而請，他無論如何不肯接受，要自給酒資。他常說：「世上要公平，要能平，使弱者的人屈在強者的膝下，必然要幫助弱者，要使弱者與強者在生存的平衡線上。」

有時因幫助別人受了重傷，而至於流血，旁人問着：「苟保叔，何苦幫人打架，致受傷流血？」

「你不知道，這是弱者生存中的勝利。這不能算是流血，是扶助弱者的真理！」

在村上，雖然紳士與農人，常叫他到附近鄰村去討債或租數。他用溫柔向債務人慰問，用莊重的音調，回答債主，同時用種種話爲債務人辯護，或其他有利窮民的言詞，向紳士們解答。但不用哀求的腔調，因爲他很熟悉鄉下的貴人，不是哀言懇請可能滿足他們貪婪的慾望。間常見到紳士們債務上的刻薄，不管怎樣受責斥，是要替欠債的人僱辯，雖然得不到什麼效用，他還覺得這是互助的勝利。最後要暗自冷罵：

「你們這班對地皮的東西，要斷子絕孫的。」

談到婚姻，他臉上便紅熱着，甚至在飲酒時，也有點帶着喉。

大家都是同樣說着，苟保叔見到女人便不歡喜，就切齒大罵，或許是心中有最大的仇恨，恨女人不與他成配偶。

村人常開玩笑的問：「苟保叔你應該成婚了。」

「不要，一個人多輕快」。他心有隱痛似的說。

「一個人本是好，但應接長祖宗的血脈」。

「你想，我那裏有錢去買婚」。

「這話本有道理。可是，鄉下人那個婆家，不去聘請」。

「你時常在鄉下，可揀擇一個孤獨寡婦，沒有親人承受禮聘，村人幫點忙，不就可以成功嗎？」

「但不知道村人願不願意幫忙。」

「一定可以的。就二老闆也是個慷慨的人，多少可以有點幫助」。

「苟保叔聽了，滿面現着笑容。暗想這話確不錯，雖然一個人輕快，祖宗的血脈，誰來承繼？從此在酒店中，在高歌時；在睡床上，一種本宗繼主，孤獨寡婦的思想，遊絲般緊張的旋繞他的腦海。

有時覺得自己這麼窮，一定沒有人願嫁，願到這祖祠的角落裏來，使非常灰心，很快的毫無猶豫的把成婚的念頭打銷。可是，又想到自己在鄉下廣傳的仗義的名譽，肯扶助強弱威風，仍把那冷清的灰心念頭溫熱起來，覺得許多女人尤其是弱小的女人總會羨慕他的英雄。

這樣一來，對婚事又有無限的歡悅。

這一天，陽光西斜了。他向村上一紳士便決定乘機到那合乎他的婚姻條件的一個寡婦

家裏去進行。沿途凝視田野的蔥茂的花草，美麗的陽光，彷彿對自己微笑。他想：這或許是婚姻成功的先兆。

在債務家裏，馬虎的把任務敷衍了幾句，便匆忙的帶着跳躍的心走向那位孤獨寡婦的家。

。臉火般的深紅，顯出他那沒有經驗的本色。走過寡婦的家門，想進去，又見廳堂裏坐着一個正在攀談的村婦，想退步，思念女人的心又在主使他，他心裏顫抖的結果，很快的退到村的最前端的空曠上。他一面向村外張望，口中喃喃不休的吹哨子，想藉這急吹的口哨的風浪，抑平他那正在顫抖的心跳。

村人走過來，用突驚的語氣問：「苟保叔，今天站在這裏，有什麼事？」

「來府上討債」，苟保叔臉紅得難過的答。

「平常沒有見你這樣靜心的站立過？」

「今天精神不大好，在這裏舒暢舒暢」。

問的人走開了，中了他的詭辯，決不疑及他是想談婚事。苟保叔在那急迫的斜視中，探望到寡婦家裏坐的村婦，走出了，準備走進去，突又一個村人走過：

「苟保叔，你往那兒去？」

「討債去。」

苟保叔恨着，又放出千丈的心火。

「請到我家去喫飯吧？」

「不客氣，請回去。」

苟保叔極端沒法打斷話線。

村人走開了，他便加速的走，臉紅熱着，笑容諷諷的走進說：

七

一件使孩子們驚異不迭的事情發生了。  
那是在一個下午，正當頑頭和李德元在對瘦個子作着攻擊的時候，窗外起了一陣可疑的腳步聲，把臉孔藏在壁縫里向外面張望着的阿青，回頭來對大家做了一個恐怖的表情：  
「看！曹大海……」

# 苗 苗

(續) (遇遭的童兒難受個一)

## 亞 新 黎

立刻，大家便一起擠着來到壁縫里去向外面張望着。  
曹大海，那個穿日本軍服的中國人，他被反綁着手，

沒有戴帽子，由兩個日本兵推送着，從院子裏走過。他的臉色非常難看，發黃而且浮腫着，右邊額骨下面凝着幾縷血痕；身子是輕薄的。由於反綁着手的緣故，頸項縮了起來，而腦袋便往前送，彷彿是一個癩癩病患者。他走得非常滯緩，膝蓋微彎曲，兩條腿畸形地分開着……

窗外的景象一瞬即逝地過去了，孩子們離開壁縫，過大的驚奇把他們擲入一陣沉默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疑問在每個孩子的心裏翻過，他們互相對望着，誰都沒有言語，如像一下子空氣變成異常窒塞，胸口有着什麼東西重壓着似的。

半響後，阿青才惘然地喃喃道：  
「確怪有好幾天沒有見到他……」  
頑頭則聲下着斷語道：「這一定是一個中國人。」  
小阿福的全部注意力皆被院子裏的情景所吸引，木然地怔着。但一聽到頑頭的說話，心裏悸動了一下，有一種酸苦的感覺開始隱隱地在胸口活動。他迷惘地自語着：

「爲什麼他要做日本兵呢？」  
「一定是替日本兵抓過去的，」李德元機密地說，「我在車站裏的時候，聽見人家說，日本兵抓了中國人，年紀大的就要他們當兵，小孩子要送到傷兵醫院里去抽血……」

「抽什麼血？」  
「抽小孩子的血——我們的血。」  
「抽去做什麼用呢？」

「大嫂，你好了。」  
「苟保叔，有什麼事？請坐。」  
「沒有。」  
「苟保叔，今天有何高見，到我家來。」  
「我來村上討債，順便進來看看。」  
苟保叔臉上現着紫色，似在暴露心中的計劃。

「我家沒有男人，苟保叔你一個人來，有點不便。」  
「我特是爲着沒有男人的女家，談點事。」  
「苟保叔微笑。」

「什麼事？我是孀婦，說話要小心點。」  
她臉上現出怒色，現出很高興的樣子。  
「哈哈……」苟保叔心跳得最厲害的勉強大笑。  
「沒有什麼事，最好請到外邊坐。」  
「哈哈，大嫂，我覺得很孤單，你也不孤單的嗎？我想，我們兩個不如……」苟保叔說這話，心像要跳出來。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如什麼？」



「救傷兵隊。傷兵血流得太多了，就用我們的血抽去補充。」  
 在說着這樣的話的時候，在小德元，雖然如同說着其他的話一  
 樣的平淡無奇，但在小阿福聽來，這是太可怕了。抽血！他簡直不能  
 想像那是一種怎樣的事情。李德元又為大家解釋着。他說醫院裏把小  
 孩子的血抽了一次，又把小孩子的血抽了，再抽第二次，一直抽到再也  
 養不胖，才最後一次把小孩子的血抽光。他說着，彷彿他現在是在說  
 着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彷彿他是在說着什麼虛幻的故事。他所聽見  
 和所經過的悲慘事情太多了，境遇使變成一個不知道害怕的人。  
 然而，正在他述說着的時候，在一邊靜靜地聽着的瘦個子，却業  
 已全手掩着臉，吃吃地哭泣了。

代替着給孩子們傳話的，是一個高個子日本兵。曹大海是很和善  
 的，但這個高個子，雖然也說着一口很好的中國話，却始終板着一張  
 無表情的臉孔，好像對這羣不幸的孩子有着宿世的仇恨一般。

往往，他把房門開了，凜然地站在門口，大聲喝問道：

「A，小傢伙，那一個下場『徵發』去！」

同往常完全相反，現在誰都不敢作聲了，下場對孩子們變成一件  
 可怕的一苦役。但每一次，竊頭環視了大家一眼，便自告奮勇的站  
 起身來。他去了，於是別的孩子們變得更怯弱，更寂寞。情形很壞，  
 阿青病下來了，發着燒，臉孔灰黃，眼目睜斜着。整天躺在地上，不  
 住的喘息，並且在昏迷中作着夢話，不思飲食。

小阿福坐在他旁邊，無助地望着病人，望着汚黑的牆，那上面交  
 錯着漏雨的水漬，虫菌，塵灰……他想着，這時竊頭已經出城去了，  
 那羣拉劫的行列又在進行着可怕的罪惡，如同媽媽所遭受的那樣。他  
 又想到，這時曹大海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鎖在一間像這里一樣的黑  
 屋子裏呢，還是業已受殘害而死了？他是一個中國人，為什麼要穿着  
 黃衣服？要不是中國人，却又會被捆綁着呢？……

阿青轉了一下身，突發驚醒似的叫喊道：

「媽媽……媽媽……」

小阿福把自己的掌心貼在他焦燙着的額角上，輕聲地叫喚他，但  
 病人只是用急促的喘息來回答着。

傍晚時，竊頭回來了。他坐在鋪着紙的地上，不說一句話，也不  
 回答同伴的詢問，……一刻後，他啞啞的咽着喉嚨，眼淚泊泊地滴將  
 下來。

黃昏近來，黑暗從窗外流進，很快的就把孩子們們埋沒在壁爐中。  
 他們，六個瘦小的不幸者，隱伏在一堆，在黑暗中練習着各自的回  
 憶，而在入睡之後，便又投入不同的夢境里，發出不同的嚶嚶。

不久，情形愈來愈壞了。阿青因為起不得身，他的瘦子更瘦積着  
 排洩物，發出濃濁的難聞的臭氣。幾次地，小阿福企圖向高個子去訴  
 說這不幸的事情，但自從曹大海離開以後，這個日本兵似乎都變成更  
 為殘忍而兇野，他雖然時常進房來，但完全不理解孩子的哀訴，每次  
 都是莽撞地把他推開了，在他那原是有表情的臉孔上顯露出可怕的  
 表情，不許孩子們張聲。

小阿福只有重新回到病人的旁邊。阿青的熱度增高了，急促地喘  
 息着身子顫慄得很利害，轉不過氣一般的呻吟着。他注意着病人可怕  
 地漲紅了臉孔，一個不幸的預感竄進他的意識，這使他感到恐怖，使  
 他重又回憶起爸爸，媽媽和老祖母，他想到爸爸或許到一個很遠的地  
 方去了；而媽媽他的屍體被拋棄在一個荒野里，受着風吹雨打，逐漸  
 腐爛了，變成一堆白骨；而老祖母，則一定如像自己在車站上所見到  
 的那樣，被炸彈炸死了，肢體破碎了，……最後，他又復想到和善的  
 老兵爺，想到七狗子和大牛。

幾天之後，阿青被抬出去了。他在什麼地方，業已死去還仍熱活  
 着？小阿福無從知道。現在，他變得更加寂寞。六個幼小的者隱伏在這  
 墓穴一般的暗屋里，沒有人理會，世界業已同他們相隔絕得很遠。

他們，如像一羣小小的幽靈一樣，在狹小的屋子裏輕輕地動着，  
 每一分鐘的度過，都是遲緩而煩雜的。喜愛發露論的竊頭，如今沉默  
 地躺在地上，不多言語，好像業已抱定了忍受一切的決心。小毛兒本  
 住的流着眼淚，只有李德元是個強的，他為小阿福講着自己的小弟弟  
 的事情，講着關於車站上的各種見聞，講着關於日本人把小孩子抓去抽血的  
 事情。

「什麼時候才把我們送到醫院里去呢？」小阿福惴惴地問道。



「不知道，」李德元簡短地回答。

於是，小阿福夢想逃避。他希望着在被送到醫院里去以前，能够從這黑屋子逃脫。他跟福頭和李德元商量着各種逃脫的辦法。儘管所商量的辦法是稚氣可笑的，但當每一次想到一個似乎可能的辦法時候，便足使他如獲至寶得生命似的鼓舞起來。他想活！……在這種時候，他便愛想到固執的老祖母，他不慣她爲什麼不肯逃離。死是可怕的，而被抽血而死則尤其使他顫慄不已。然而，他們的辦法却全是徒然的夢想。一間黑暗而狹小的屋子，一個鎖閉着的門，一個窗，一張桌子，房子是堅實的，門外是擎着刺刀來往巡邏着的日本兵。怎樣才能逃脫？離開這黑屋子後又將怎樣呢？……有一次，他夢見自己業已離開黑屋子了，跑到野外去了，回到家裏去了，爸爸在着，媽媽也還活着，一切都完好如初。他狂喜地撲向媽媽的懷抱，向她訴說着自己可怕的經歷，訴說着這屋子，曹大海和阿青。媽媽把自己抱在懷裏。當他訴說到傷心的時候，他哭了起來：

「媽媽……你再不要離開我……」

然而醒覺過來時，自己依然在黑屋子里，緊抱着自己的是李德元。

「阿福，做夢嗎？」

「是的，媽媽，我看見媽媽……」

他睜開眼睛，恍惚地如像媽媽還在自己的前首……同時，在黑暗中，他又聽到小伙伴小毛兒也正在呀呀嚶語。

八

變動又來了。這羣小俘虜被送到一個不可知的地方去。現在他們只剩下五個人，正走向不幸的深淵里去。在小阿福，這是一種新的憂慮。他相信這一次一定是被送到可怕的醫院里去了。抽血！……他想起李德元所說的景象，他覺得自己正在向着死亡走去，難道生命這樣就完結了嗎？不，他想活，他無論如何不願意死！

他看着走在自己前頭的福頭，這個原是賣麻花油條的孩子却依然挺着胸，跨着大步，好像完全不理會將來的命運一樣。他又看看走在

福頭前頭的李德元，這曾經是一個小叫化，後來成爲車站上的小販夫，和福頭一樣，左右盼顧着街景。難道他們不怕死嗎？不然，是不是這一次並不是被送到醫院里去呢？

小阿福懷着混合恐怖和疑慮的情緒走着。於出了兵房之後，這不幸的幼小者的行列經過一條小巷，又走過一段大街，最後到達一所高聳的樓屋。他們走入一個巨大的石拱門，再經過一個築立着矮壁的修剪得非常整齊的庭園和稚嫩的院子，然後又通過一個陰暗的走廊，停止在一間大房子的門口。

「難道真的不是送醫院嗎？」

正在這孤獨疑難時，暗紅色的房門開開了，五個幼小者被送將進去。屋子里黑黢黢的儘是人，小頭顱緊密地輻動着，不可計算的眼睛在昏暗中迎接他們。小阿福站着，開始時眼睛一陣昏眩，好久後才看清楚眼前儘是一些和自己年齡不相上下的伴侶，他們全都坐在或是躺在地板上，心里便陡地激動起來，說不出是歡喜還是難受，屋子里騰着一股混合着各種臭味的悶窒的氣息。

小阿福向一片輻動的頭顱疑慮地環視着，而福頭和李德元則業已習熟地找到一個空隙，插身坐下。這時突然從人羣里發出一個聲音。

「阿福，是你嗎？」

玻璃窗上糊着一層廢報紙，隔絕着外面的光亮，屋子里極其陰澀，看不清各人的面目。開始時小阿福吃了一驚，但隨即，從習熟的聲音上，他聽出喊他的是舊時鄉間的伙伴七狗子。

「這里，阿福，在這里！」

在一邊牆角邊，站着七狗子和大牛，正在向着他急燥地招手。

這時，這羣的障礙業已打破，整屋子充滿着嘈雜和喧嘩。小阿福企圖從人羣里擠向七狗子那邊去。他的胸口爲突然而來的喜悅所填塞，恐怖的感念完全消失了，彷彿自己又重新得到空曠的自由的世界裏，激情地吃吃地說道：

「你，你，你……們都來了！」

七狗子和大牛各自捉住小阿福的兩隻手，劇烈地攪着。七狗子攸

懸穿着一件破襖子，赤手露腿，一絲驚懼的表情也沒有。大牛快活地伸伸舌頭，如像在不意中重逢親人一般的歡喜。而小阿福，却一陣辛酸，幾乎要哭出來了。

隨後，他們坐將下來，互相交換着各自的遭遇。七狗子把自己被擒捉的經過告訴了，大牛則驕矜地說一些反抗的故事。他說他逃了兩次，受了許多懲罰，也挨過饑餓。但是他捶着自己黑瘦的胸膛，自負地說：

「嘿！老子不怕，老子有辦法！」

「說是要送到醫院里去抽血哩。」小阿福提醒着。

「抽什麼人的血？」

「抽你的……我們的，大家的血。醫院抽去醫傷兵，人家日本兵打傷了，沒有血，就要我們的血抽去補充。」

於是小阿福把自己從李德元那裏聽來的知識全部轉告給他們。

「老子不怕，老子有辦法！」

大牛聽了全不在意，又復捶捶自己黑瘦的胸膛。七狗子却加添着說，日本人揀白胖的才送去抽血，黑瘦的却要把你養大了給他們當兵打中國。

這樣談了許久……見到七狗子和大牛也跟自己在一起，小阿福的眼子陡地變大了，如像一切災禍都業已有人分担。在旁邊，一個衣履單薄的小伙伴無休止地哀哀哭泣着。另一個似乎病了，躺在地上，奄奄地呻吟着。

「你們看見過我爸爸嗎？」小阿福驚地記起來了。

「沒有。你爸爸一直沒有回村子，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我的大伯父呢？」

七狗子和大牛互相補充着說，小阿福的大伯父做了漢奸，當了清鄉會會長，和日本兵做了朋友了。他照舊穿着馬褂，捧着水煙壺，在鄉里和日本兵一起走，替日本兵查游擊隊……

「什麼隊？」

「游擊隊，專門打日本人的。唉，我們村子里游擊隊多極了。」於是大牛便小聲地說，自己很想當游擊隊，一到晚上便找日本兵

打。要是不給捕捉來，說不定這時候早就當了游擊隊了。

「你敢不敢去加入游擊隊？」他又問道。

小阿福恐怖地避開他的眼光，圓答不出話來，一顆心開始跳動。

「我是一定要加入的，」大牛喃喃道，「我有辦法，老子有辦法！」

當天晚上，這一羣數目更多的孩子們便被用幾輛大卡車載到車站里，把他們運到一個更遠的地方去。

孩子們一長列地站在月台上……是一個漆黑的夜，冷風從高空壓下，呼嘯着竄進月台來，打着迴漩。機車的巨眼放射出洞穿一切的光芒，擺着粗大而傲慢的姿勢，它的重壓使得鐵軌發出不能勝任的喘息。而當它疾馳起來的時候，這黑色的巨物便尖銳地嗚吼着，作着金屬的呻吟，彷彿宇宙也變得窄狹而怯弱。

月台上很冷清，幾個掣刺刀的日本兵，在孩子的四週踱着威脅的響步。鐵路警察是胆小而可憐的，垂着雙手，站在冷風里，如同是電線桿一樣。一個提着手電筒的人，爬下月台，越過鐵軌，沒入黑暗中；另外一個披着毛茸茸的黑大衣的孩子，忙亂的跑着，對什麼人揮着手，吶喊着。哨子響了，一排列車緩緩的進站來，機車的巨眼劃開黑暗，在他面前出現了黑色的鐵條，受了損壞的枕木，以及水窪和煤塊。而從那大煙囪里，向夜空撒擲着灰色的煙團和細小的火花。

孩子們站着，微作哆嗦，寒冷直流進每個人的心口。

這時，小阿福猝然地想起最初離開家的那一晚來，但現在，失掉了爸爸和媽媽，只剩着一個人了，心裏很感到孤獨……

七狗子撞了一下他的肘子：

「記住……手腳要快！」

一刻後，行列蠕動起來，響着一陣零亂的腳步聲。孩子們於爬進一輛大敞車之後，便互相擁擠着坐在車底上。大牛挨在小阿福旁邊，他不止一次地小聲對小阿福說：

「這一次再不逃跑，那就算完了，就要送到醫院里去了。」

「是的，我一定……」

小阿福不轉眼的凝視着分站車子門站的那兩個掣刺刀的日本兵

，他們不住的喘着粗氣，大聲地喘着，甚至吼着。

大牛把自己的身子壓挨着阿福，好像要輸給他以勇氣，對他咬耳朵說道：

「——不要害怕！」

是的，他並沒有害怕，至少是在這一刻。有七狗子同大牛在一塊，他是不會害怕的。不過一想到過一會後他倆就將把他孤單的拋下，一顆心便按耐不住的顫抖起來，回答不出一句完整的話。

「聽天由命吧，」他這樣安慰着自己。

汽笛抖擻着，響着，車身碰了一下，緩緩地蠕動起來。帶着火星的煙團從機車頭噴出，衝向濃厚的黑暗。離開車站後，列車的運動增加了速度，夜風劈頭掠過，激起不間斷的呼嘯。難耐的寒冷唐突地在人叢里催流流着，無情地噬噬着這羣不幸的幼小者。

人們漸漸地躺下身子，互相擠着，發出嘶嘶聲。

機車的巨眼劃破黑暗，喘叫着向前奔馳。那兩個披着黃呢風斗的日本兵，在黑暗中不時咳嗽着。

小阿福默默地緊挨着七狗子，背靠在硬冷的板壁上，閉着雙眼。他希望火車永遠不要停住，永遠駛行着，把自己載往一個不可知的遠方。但同時他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火車走得很快，車站就要到了。只要車一放慢，七狗子和大牛便會像黃鼠狼一樣的溜將下去。他不敢相信自己也像七狗子他們一樣的脫離災難，要從這樣高的車上跳下去，這樣的事情在他是不堪設想的。他想到自己將不免被送到醫院裏去抽血，抽了第一次，第二次……最後把所有的血全被抽完了，於是人也便一株株枯的樹一般的死了，將和媽媽一樣，被遺棄在荒野里，精瘦的屍體受着日夜無窮的風吹雨打，很快的腐爛了，最後只剩下一堆白骨，依然散落在風雨之下……

他更加恐怖了。在黑暗中，他頭頂從車板上向不可見的原野看了一眼，如像看見自己的白骨一樣，渾身顫慄起來。同時，他又想到往日老祖母常常所說的鬼魂的事，他想像着祖母和媽媽的屍體腐爛了，但他們的鬼魂或許就在火車旁邊追逐着自己……他似乎聽到老祖母和媽媽奔跑着的脚步声，聽到她們嘶聲呼喊的聲音……

他恐怖極了，他簡直要驚叫起來。但是大牛的一隻手扯了一下他的袖子，輕輕告訴他道：

「不要害怕……」

在夜風的呼嘯聲里，他簡直聽不清楚大牛的話了，但他心里却懂得他說話的意思，他知道大牛是在鼓勵自己從不幸里逃脫，於是拋棄了適才的幻像，他又描摹着跳車的情形，但那是遠出他的想像以外的，他從來未曾做過這樣危險的事情。

「聽天由命吧，」他想。

黑暗蒙封住一切，夜風一陣緊似一陣，隨着呼呼的風勢，從空撒落下一把一把的煤塊，飛進每人的頸項和眼臉。嘈雜漸漸低靜。小阿福卻時刻提聚着精神，情緒更加緊張了。

不久，汽笛鳴了幾次，前面遠遠地出現了一星燈光。

大牛扯了一下小阿福的手：

「別忘記……」

他一回頭，大牛業已爬出板壁，黑影子閃動了一下。

在同時，旁邊的七狗子抽動着身子，站將起來。小阿福急急地拉住他的短褲，不安地吃吃地說道：

「七狗子……你……」

七狗子重新露下身子，雙手抓住小阿福的肩膀，焦灼地喘着：

「不要……」

「我先下去，你隨後就來。小心，手腳要放鬆，慢慢的找到車皮外面的「鐵踏脚」，手要穩……」

馬上，車子遲緩下來，汽笛拖長地嗚嗚着，表示着它業已疲乏了，需要休息，於是，隆隆——的響着，車子開始了搖擺。前面的燈火，呈現着綠光。

小阿福的心激急地跳動着。身邊因為少去了兩個人，變得空闊些，也就感覺到冷些。別人都已鑽入睡了吧，靜寂得很，沒有人說話，也聽不見那兩個日本兵沙啞的嗚嗚。他站起身，攀住板壁，向下望了望，是深沉無比的黑暗，而車身又運動得這樣快。

他躊躇着……

可是很快地，車輪轟轟的轉動，光亮近來，火車業已到站。

這身是一個小姑，很冷靜，燈光也昏昏濛濛的，彷彿不耐寒冷似的打着顫。小阿福坐着，混身失掉在哆嗦里，不知道怎樣才好。

他站起身來，在人堆里尋索着，企圖找到癩頭他們。

但是日本兵的嗚嗚阻止着他，而且車子立刻又復移動起來了……重新坐下，以迫切的心情期待着第二個車站的來到。

# 孤島插曲

(獨幕劇) 一下

陳勃改編

楊：起先，(回憶地)我未曾不想纏綿扎起來，不過……像這種青年進步要求，甘心做寄生蟲的女子，除非切實的打擊給他，(加強)可說是沒有辦法的。

陳：但是……(得意地)

楊：(快)但是什麼？

陳：(挑笑地)啊！小楊，像你這樣「標準青年」，但是現在反而沒有愛人，(體大地)要是我呀！那非去跳黃浦江不可！

(女友張梅爲了明天「三八」婦女節，須要的文字宣傳品，已經寫就了的油印稿紙，但是爲了沒錢買印刷紙，特地來問他倆商借，手中拿了報紙同臘紙上，但忽忽間靛狀止步)

陳：(正在與高彩烈的時候，眼覩見張站在門口，窘極)啊！你來了，你什麼時候來的？

張：(張不理，更窘)

陳：(見不應，更急)請坐呀！(言辭吞吐)梅——你怎麼不說話呀？

(張前走至楊旁未坐，仍不語。楊在旁用驚奇的目光觀她)

陳：(稍等，想出掩飾的話，很狡的)啊！方才我們所說的那些混蛋的話，完全是關於另外一個朋友的，是……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傢伙！

張：(嚴肅地)不，小陳，我問你們，你們今

天一天做了什麼工作？

陳：啊，這……

張：同志，我希望你們不要放棄了工作，整天的胡鬧，是會墜落你們自己的！

楊：(無言)

陳：(吞吐地)啊！那末……你是來……

張：(揶揄地)是的，我今天來是爲了明天「三八」婦女節的問題，上次，我們決議由我担任寫稿的宣言，已經寫好了，現在就等着紙去印，但是我這兩天一個錢都沒有，剛才找到幾個同志，他們也都沒有，所以我想問你們有沒有，拿一塊錢買紙，你們有嗎？

陳：(爲了不使她失望，隨口答應)一塊錢——

張：(很快地跑到床上亂翻)

楊：(受了陳的影響，接着被張目光疑視，不覺失口)哦，有，(跟着陳到床上亂找，但一無找出)

張：(見狀同情他們，更堅強地)哦，不，小陳，你們不要找了，我很了解你們。

(陳楊被叫，同時回頭相顧，使鬼臉)

張：(理智地)小楊！小陳！你們過來吧，我希望你們不須要這樣，還有什麼關係，我相信你們不會忘掉我們的「苦鬥」口號吧！

楊：(被這一講，理智而堅決地)當然不會忘掉！

陳：(也作和譭表示)

張：好吧！那末我現在要走了，我得另外去找人商量，這宣言是今天晚上一定要發出去的，否則明天白天是不可能發的。(拿起報紙和臘紙準備下)

陳：慢着，李大哥也許就會來，因爲他昨天請的。

楊：對了，李大哥昨天因爲我們掛號地點，人家已經拒絕借給我們了，所以他請在今天上午由他去通知各同志在一點半的時候，到此地來集合，怎麼還沒有來呢！(看鐘)現在不是快兩點鐘了嗎？

張：那也許上我學校去找我了！

(正在這時候門外有人聲)

張：聽！誰來了！

(李同二黃上，形色很急，李拿了一包書藉等物，二黃各拿一卷白紙)

楊：說着實操，實操就到了！(開玩笑地)

張：李大哥！

李：啊！你也在這兒，好極了，我剛到林學校找你的。(把一包書藉放在桌上)

大：(急促地)喂，我問你們高斌這傢伙來過沒有？

楊：沒有，怎麼啦？

小：呵，老羅同密斯徐還沒有來嗎？

陳：也沒有來呀！喂，你們到底什麼事這麼急？

李：好，讓我來告訴你們吧，昨天不是我跟你們講我們排戲的地點人家已經拒絕借給我們了，原因是因為法國自從歐戰失敗了以後，租界方面，也隨時向日本人屈服，常常鬧着恐怖的事情，隨便的搜查人家屋子，最近不是還鬧着人頭手指的恐怖案嗎？

張：是呀！今天報上還有一件拿人頭當禮物的事件發生呢！（拿報紙指給張看）

大：報上，嘿！你可知道已經輪到我們頭上了！

陳：（驚慌）怎麼？（張亦作驚慌勢）

小：馬世忠，馬世英他兄妹倆個已經給東子抓去了！（氣憤地）

楊：（慌張，稍等）怎麼會抓去的？

李：好吧！你們不要急，讓我來告訴你們（壯嚴）不過……我首先要向各位講的，希望大家鎮靜些，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至於他們兄妹倆個的被捕與我們這許多同志總歸是一個遲早的問題，我相信大家還會有忘掉我們不是已經發誓願意持一身來獻給國家嗎？

陳：（掙扎說）但是，我們現在工作並沒有完成，也不能太快的犧牲呀！

陳：（急）那我們快想法子去救他們呀！

李：慢着，你別急！

張：小陳，你讓李大哥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們再說。

李：（壯嚴）今天上午我準備好了一些關於破壞偽政府宣傳班告示的工作，我就到大黃他們家裏去（指費）要了他們一同出來買了些紙就到密斯徐家裏通知了她，一點半鐘到這裏來之後，又利羅剛學校同密斯張的學校通知，但是你已经出來了。（對張）

張：是的，我今天很早就出來了。

李：後來，就一直跑到馬世忠他家裏去，誰知道剛到他的附近，就看見一部紅色的警備車架着機關槍，上面有幾個安南警察和一個東子的憲兵，（稍等）再一看邊上還有一部日本憲兵司令部的捕人車，四邊還佈着很多提了槍的步哨，禁止行人的來往，當時我們很奇怪，一打聽據說是巡捕房來查恐佈份子，所以也就擠在大家一起看不到幾分鐘，十幾個安南警察同東子憲兵押着馬世忠兄妹同他們的父親一起出來了！（聲音變慘）

（全場空氣嚴肅）

大：（沈痛的）馬世忠他倆個，非但沒有一點畏懼，還復憤慨的對着一個手裏拿着一捆書和一羣愛國的漢奸翻譯講：你這全拿去的還多着呢！表現非常痛快的樣子（稍等）他們就這樣被押上了日本憲兵的車上往

着城西開走了！

（衆聞言沉痛異常，默坐半分鐘）

楊：（突然）他媽的，東子怎麼會找着他家的？

李：（有所準備的）對了，關於這件事，我們剛才一路上已經考慮過了，我猜想高斌有點兒關係的。

陳：高斌！（奇怪）

李：最近……我們大家對高斌不是有點懷疑嗎？他每次同大家發表言論，總是有些兒怕死的意思，前天在檢討會上，馬世忠他兄妹倆性格又是太強了，不是當時將高斌罵得臉都紅了嗎？

大：所以今天的事，一定和高斌有關係的。

小：因為他要報仇。

（衆作考慮狀）

李：同時，我們再澈底的來分析一下，我記得，在上星期六的晚會上，高斌不是曾經向大家表示過，說我們苦幹的精神雖然是要的，但是日本人不得這樣的兇，我們還是得領一個時期吧！他的意志不羈，不能耐苦，說不定現在會給汪派的特務隊收買。

楊：（很快的看陳做一下鬼臉）也許……

陳：（見楊狀情急）那一定他沒了良心，不是人生的。  
小：（隨口）照你這樣說，那汪精衛是狗生的。  
陳：（窘）這……  
楊：（笑）哈……

張：（鑽）請位，李大哥，我這，我們也不一定就這様可以懷疑到高斌會當漢奸，這様對一個同志是不大應該的。

李：（不肯定的）是的，不過——現在你認為怎麼辦呢？

張：（理智的口吻）我說，事情已經是這様了，馬世忠兄妹已經被捕去，這與我們當然有相當的危險，我相信他兄妹二個是不會拿我們講出來的，可是，我們不得不留意一點，因為他們既然有可能被捕去。所以第一、我們現在應當更加秘密，將一切的工作證據同重要物件都另外找一個妥當地方藏起來。第二、我們趕快派人打聽他倆的消息，能否營救。再派人去馬世忠家，他們不是還有一個母親嗎？去安慰安慰他老人家，這我們才對得起同志。同時我們檢點自己的行動，別使人家注意。第三、我更希望我們全體來討論一下對於各種應付的方法。然後我們去通知其他的團體，也便他們注意，大哥！你認為怎樣？

李：對了，我本來也要準備請的也是這意思。至於慰問他們家屬，當時我們情況太壞，所以沒有去。

李：好，那末我們現在先拿人數分配一下，第一、我們現在將要把此地作我們的集合地，小陳小楊你們二人，快把你們所有關係的東西清理一下，不要的給燒了，有用和重要的整理出來，想法把他安藏起來。

陳：好！（準備收拾）

李：慢着，你們聽我講完了再說，第二、打聽馬世忠兄妹的消息不容易，大家不要太急，我想在今天晚上，大黃二黃你們二位去巡捕房找那年紀很輕的沈探長，他很同情我們，曾經幫過我們很多的忙。他要是知道這件事一定肯幫助我們的，可是你們得小心一點，聽說當局很注意他！（想）關於安慰他母親——大黃，現在就請你去一次，因為你同世英比較好，同時他的家你又是常去的。不過，你得防備敵人埋伏！第三：（稍等）阿，徐琳同羅剛他們二位還沒有來。

大：我想他們一定都快來了，我現在就去，回頭來報告你們一切情形。

李：好，你快去快回（大黃下）。還有——高斌，我們是不是須要通知他（對衆）

張：（很快地）當然要通知他，我看還是我來通知他去！

陳：（搶着）阿，梅，你不必去，還是我來去吧！（滿肚子的好意。）

張：（消然地）誰要你去！

衆：（笑）哈……

李：好，就這樣吧，那麼就你去吧（向張忽靈想起來了）。噢，我忘了。（對張）你明天婦女節的宣言怎麼樣了，寫好了嗎？

張：早已寫好了（舊是重提）剛才我就是因為……

小：我們……

李：（思索一下）呵！我有。（從衣袋裏摸出一元法幣）請那他去跑一次，買幾個大餅油條來，大家把肚子填一下。

陳：（接過錢）去，我去！（下）

楊：大哥，那末我現在就開始整理了。

李：（忽然想起，從褲在腰紙中間拿出一張宣言稿子）呵，大哥，這張是宣言的稿紙，我因為恐怕時間來不及，所以腰紙已經寫好了，你看看合式不合式？

李：好（接過稿紙）現在既然腰紙已經寫好了，我想你寫的一定沒有什麼問題的，為了經濟時間，這兒有現成的紙，本來是預備破壞今天上午偽政府告上海民衆書所出的告示問題。我們也準備些一張告上海同胞書的宣言，同樣的準備各印一點，在今天晚上出動，在每一張漢奸的佈告上去貼上一張。

李：但是，現在時間還早。你呢，還要去通知高斌，所以我想你還是先把稿拿去印吧，決定在（看鐘）晚上七點鐘的時候大家來此地集合，討論一下和分配最近的工作。

張：好，那末我就去！（拿起白紙向衆招呼，下。）

小：（兩當李向張講話的時候，由李手中拿過



稿紙看，看完高興地）好極了，密斯張還  
寫宣言，完全是給敵人一個現實的打擊，  
同時足够告訴在今天上海的一般「學生夢  
死」的婦女們。

李：（拿過稿紙）給我看看。（兩人同看）

（楊亦過去看）

（小陳拿十只大餅和一些找剩的另錢  
上）

陳：（高興活潑地）怎麼？你們在看什麼東  
西？

楊：噢！你愛人作的文章。

陳：（放下大餅將錢給李，拿過稿紙看）讓我  
看看，怎麼，她走了。（看了一週）

（陳把我剩的錢給李。）

（楊小黃同將大餅拿至另外一桌上大食，  
陳看稿稍等，將手在桌上亂摸，想拿大餅  
，但沒有，情急看他三人在大吃很快）

陳：噢，我一個都沒吃呢。（跑過去搶，一手  
拿稿紙，楊見狀將桌上所有大餅全拿了  
逃。陳追楊順着桌子逃了一週至李身後，  
此時李已將鈔票裝入袋內，勸阻他們，二  
黃連吃帶笑）

李：（攔住了楊）小楊，我們不應該再這樣開  
玩笑，我們應當想一想，馬世忠他們現  
在該怎麼樣了。難道我們還不預備一下今  
天晚上討論的問題嗎？

（衆無言，楊將餅不響地放在桌上；  
陳拿着稿紙假裝走至桌邊拿了一個大餅吃  
，金台各人有所思，李執筆邊思邊寫，金  
台較靜。）

（數分鐘後，徐琳羅剛急促地由外面上，  
衆閉聲注意）

徐：（面無人色，急促地講）張……張梅被捕  
去了。

衆：啊！（走近他倆）

陳：（急）誰說的？

羅：我們倆親眼看到的，密斯張同高斌兩人……

陳：（不等講完）高斌：好，我去救！（丟了  
手中的大餅，將稿紙丟在桌上，翻身欲  
走）

李：（快對陳）小陳，你不能去！（楊急走至  
門旁阻止去路，陳無奈）密斯徐，你們安  
靜一點，到底怎樣？你慢慢的說。（二黃  
目瞪口呆，全場空氣緊張）

徐：（稍平了幾氣）今天因為外面時局很緊張  
，所以我母親不給我出來，結果我是偷偷  
了出來，剛才在路上碰到了他（指羅）。

就一同準備到這兒來，走到貝當路口的時  
候，見圍着一羣人，我們過去一看，見密  
斯張同高斌倆個，高斌手裏拿了一張紙和  
一張大概是油印用的膠紙，邊上有幾個安  
南警察，都拿着手槍，密斯張向高斌講：

我悔不聽大哥的話。當時我們以為是什麼  
事情，正幫她上去問他們，一眼給密斯張  
見了，他突然向高斌大聲罵：高斌你這個  
漢奸，你出賣了國家，出賣了同志，你沒  
有好死的，我們被這一罵，就趕緊走開  
了。

羅：（搶着說）當時我們就擠在人羣裏，正在  
這時候，很快的從橫路上來了一部紅色警  
備車，同一部插日本旗子的鋼皮車，一路  
打着警鈴，蜂湧似的將密斯張調進了鋼皮  
車，在車的小窗子裏看進去，裏面還有很  
多的青年人。

徐：我很清楚的看見，裏面有好幾個是「文救」  
的同志。

小：後來怎麼樣？

徐：後來……後來看的人，全被安南警察趕散  
。高斌坐在汽車的前面，同一個日本鬼子  
，很快的一齊開走了。

小：啊！完全和剛才馬世忠兄妹一樣。

徐：（驚）啊！馬世忠兄妹也被捕了嗎？

李：（鎮靜）是的！等一等請給你們聽。  
陳：（突然）啊！張梅！（悲痛塊）我一定去救  
她。（欲走，被衆阻止）

李：小陳：（安慰地）你別太感情了，讓我們好  
好的來商量一下。

陳：（帶哭）啊！不！大哥，你還是讓我去，  
讓我去救張梅。張梅！我一定來救你！（  
瘋狂的）

李：（壓住他）小陳！你放聰明些，爲了我們  
的工作，（衆壓小陳，阻止他。）

陳：（拼命掙扎）不，不，你們不讓我去，你  
們是不是願意眼看着同志們一個個地犧牲  
嗎？

李：（嚴厲地）小陳，誰說我們願意犧牲同志  
，你這樣不聽大家的忠告，你是不是想破  
壞我們的工作？你是不是想舉高斌？今天

徐：我很清楚的看見，裏面有好幾個是「文救」  
的同志。

小：後來怎麼樣？

徐：後來……後來看的人，全被安南警察趕散  
。高斌坐在汽車的前面，同一個日本鬼子  
，很快的一齊開走了。

小：啊！完全和剛才馬世忠兄妹一樣。

徐：（驚）啊！馬世忠兄妹也被捕了嗎？

李：（鎮靜）是的！等一等請給你們聽。  
陳：（突然）啊！張梅！（悲痛塊）我一定去救  
她。（欲走，被衆阻止）

李：小陳：（安慰地）你別太感情了，讓我們好  
好的來商量一下。

陳：（帶哭）啊！不！大哥，你還是讓我去，  
讓我去救張梅。張梅！我一定來救你！（  
瘋狂的）

李：（壓住他）小陳！你放聰明些，爲了我們  
的工作，（衆壓小陳，阻止他。）

陳：（拼命掙扎）不，不，你們不讓我去，你  
們是不是願意眼看着同志們一個個地犧牲  
嗎？

李：（嚴厲地）小陳，誰說我們願意犧牲同志  
，你這樣不聽大家的忠告，你是不是想破  
壞我們的工作？你是不是想舉高斌？今天

徐：我很清楚的看見，裏面有好幾個是「文救」  
的同志。

小：後來怎麼樣？

徐：後來……後來看的人，全被安南警察趕散  
。高斌坐在汽車的前面，同一個日本鬼子  
，很快的一齊開走了。

小：啊！完全和剛才馬世忠兄妹一樣。



我們絕對不允許你這樣！

楊：小陳，你連大哥的話都不聽了麼？（安慰）

陳：（邊哭邊講）誰說我不聽，但是……梅……

梅……（伏案痛哭）

小：小陳，你安靜一點，大哥正預備商量這問題

（亦安慰他）

陳：（有點覺悟）好，大哥，我聽你的話，但是我非殺死高斌不可！替他們報仇！

李：好，小陳，你有勇氣，我們是應當這樣的

！但是，你慢慢的聽我講。

陳：（含著淚）好。

李：（對楊），我問你，高斌這傢伙他知道此地的地址沒有，他沒有來過？

楊：這……（想）

陳：沒有，沒有，因為我恨他。（帶哭聲）

李：唔！那還好，否則我們此地馬上就不能隱了，但是，我們還得防備一下。小楊，你趕快把一切所有關係的東西都整理起來，準備藏到別處去！

楊：剛才已經都整理好了。

李：好，那末我們現在（向大家看一看）還差大黃一個，好吧，我們趕快先來商討一下，關於馬世忠，張梅他們被捕的問題。

徐：大哥，馬世忠兄妹到底怎樣被捕的？（焦急）

李：啊！現在沒有工夫，因為話太長了，等會有機會再告訴你們，馬上還有很多問題，放在我們面前，需要解決的。

小：大哥，我想關於被捕三人消息的問題，還

是由我同哥哥兩人去打聽好了。（候季回）

李：可以，不過現在事情太危險了，得多注意，不要再像張梅一樣的犧牲了！

小：是！

陳：（沉不住氣）大哥，我呢？

李：你，小陳，我一向知道你是很勇敢的，但是現在你太情感了我不希望派你工作。

陳：啊！大哥！（情更急）你剛才完全是騙我嗎？

李：不，決不是騙你，你問大家像你在這樣手是不是能担任工作？

陳：我……（看自己）

李：小陳，你要想一想，密斯張是怎樣會被捕去的，還不是因為他缺少了考慮。（悲）

啊！也可說是我犧牲了他……

楊：對了，密斯張太相信同志了，他不相信大哥的話。

陳：好，大哥，我太幼稚了，我從現在起決定不這樣。

李：小陳，你還是對的，好吧！現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做，我相信你一定願意的，不過——太危險了。

陳：什麼事，我決不怕，我願意犧牲！

李：好，（握住小陳的手）就是殺死我們眼前的唯一叛徒——高斌。

陳：（高興）好，我去！

李：小陳，你真勇敢，你以前曾經單獨暗殺死大漢奸——顧馨一這次你再去殺高斌這個小漢奸當然是不成什麼問題，可是你要留

意，高斌他是會防備你的。

陳：大哥，你放心，我決定要達到我們的目的，到那時候，我就是死我也值得了，我只

要親手殺死兩個漢奸。

李：好吧！（稍等）那末你的那支手槍呢？

楊：（很快地說）啊！在……（到箱子底下翻出一把手槍，遞給陳）

陳：（接過手槍）滿臉笑容（把手槍整理一下，笑着說）大哥！

李：現在你再等一等，把槍藏起來，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分配一下。

徐：對了，大哥，我們有什麼做呢？

李：好，讓我想一想（稍等）呵，現在我需

告訴你們的就是剛才高斌手裏的贖紙，是

可是我們的工作不能放棄，這件事我想徐

琳由你負責吧！這裏有現成的稿子，是密

斯張作的，我們要完成她的目的，你代他

再寫一張贖紙，在今天晚上一定要印好發

出去的。

徐：好，是的。（接過稿子）

李：（對楊）恐怕她一個人來不及，你可以幫

她。

李：你等大哥回來後一同去（對二黃）打聽消息

有沒有辦法救他們！

小：是！

李：（對楊）小楊，你沒有事，你把整理好了

的東西交給我，你帶我去通知新參加我們

(告報)

# 政治指導員在工場

## 趙錦璋

工廠設立政治指導員，在我國尚未多見，其廠為要組訓工友起見，臨時呈請上級黨部設立政治指導員於所屬各工場，數月以來，成效尚佳，本文即為一篇忠實的報告，雖不免有困難之處，但，確有研究之價值，甚望政府當局及社會人士對此新設施加以重視，如能由中央正式在各工廠設立政治機構，更所盼禱。

——編者

### (一) 草案與預言

我從廠長手裏接過「添設工場政治指導員草案」，我感覺非常興奮，暗想這才是促進工運的好辦法，如見功效，工場員工之間總算有一道橋樑了！

但我覺得我的能力薄弱恐難勝任，於是我向廠長說：「這工作方法很重要，不過有些困難……」。

「有什麼困難？」廠長很誠切的問。

我接着說：「第一、工友們的要求廠方有不能一一辦到的時候，對指導員的信心必然減退。第二、在主管工場者因個人意識關係，對工場政治指導員，未必同情或加輕視。這樣就容易引起磨擦影響工作」。於是廠長又這樣告訴我：「上友合理的要求，在可能範圍以內，廠方自然考慮辦理，至於所謂磨擦，我想指導員與工場主任，都是工作同志，能够互助互信，攜手合作，自然不會發生磨擦，不過你該先與工場主任在私人之間，發生感情，感情越融洽，工作就越便利」。

話雖談到工作方法，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指導員對於工友，除了情感的聯絡，還要爭取幹部，把他們組織起來，才能實行訓練。

工作的同志，在今天晚上去貼告同胞書，我在此地等大黃，看他們的消息怎麼樣！

楊：好，（準備去拿整理好了的東西）

李：（沉痛嚴厲的語氣）慢着，親愛的同志們，從今以後，我們的工作是一天艱苦一天了，危險也一天一天更多了，現在我們還有這許多同志，再過幾天，（音轉沉重）也許又會有更多的同志遭難！（音轉強）但是，我相信我們是不會畏縮的，我希望我們不要忘掉以「苦鬥」的精神去奮鬥——敵人。

衆：對！

（正在這時候，大黃滿臉喜容上）

大：（很快高興的說）大哥，大哥，好極了，好極了，我們團裏有了大批的經費了。

衆：（驚奇）什麼！

李：（略有笑容）大黃，還是什麼意思？你好好的講。

大：哦，馬世忠他母親願意拿三千塊錢捐給我們團裏。

李：怎麼？（理智地）你講清楚點。

陳：（向大黃）真的嗎？

大：（高興）當然是真的，（對李）剛才我去馬世忠他家裏，他母親正在痛哭，家裏圍着很多人，我一問才知道他老人家，當

天晚了！我們停止談話，我滿懷興奮走出廠長室，滿天星子正閃閃發光，映着眼對我微笑，忽的想起時才的一片預言，心頭上立刻罩上一層陰影，誰知道這條坎坷的碎石路上，前途還有多少荆棘在等待我？然而我到底挺起胸膛大步向前走了。

### (二) 在我意料中

來到工場以後，首先我就依照工作計劃，作了初步的工作，在月亮底下，準備一些茶點，作第一次的月下談話會。當時來了許多工友，一個個都很有禮貌，而自然的談笑聲。在談話中我小心的避免了一切術語，譬如「剝削」「改稱」「掃油」「文化站」「改稱」「俱樂部」「突擊」「改稱」「加油」等等。

爲了響應廠方要工友實行生產突擊的號召，談話漸漸轉到工作問題上，我弄開了賣膏藥式的口頭宣傳，說了兩段小故事，一是蘇聯斯達漢諾夫的突擊，一是某年冬季五百抗日軍困守大雪山因無棉衣活活凍死的慘劇，我們聽着，都像很受感動的樣子，有一位工友情感衝動，跳起來粗野的罵道：「他奶奶的！看那個瘟種，再不加油？良心也過不去呀！」

談了一會，發言的工友漸漸多了，他們各別的說出自己的要求，綜合如下：

1. 我們工友都是小娃子，只要拿糖呀！菓呀！好好的哄着我們，那麼工人就開心了，什麼事都沒有問題，可惜工場不瞭解工人，因此工場給我們的，不是一塊「糖」，而是一根「棍」！我們要求放

下棍子，給工人糖吃，雖然少一棍也很歡迎！

2. 工人宿舍太破爛，請廠方負責修理。

3. 天氣太熱請廠方減少工作時間。

工人的要求，我答應他們轉告主任！再作商議，同時我把商辦工場與國營工場不同之處均加以詳細的說明，更把工場宣佈的工人自治公約，及工友對工場管理者的錯誤認識，作了一次誠懇的解釋，最後我提出工作競賽辦法。工友表示贊成，在愉快熱烈的空氣中，結束了月下談話會。

幾天以後，工場宣佈：因趕製冬服加工兩小時，修理工人宿舍，廠方不能負責，每家發給補助金拾元，以示禮值。不用說這給工人送來了「失望」。可是有些工友見了我，還陪着我笑臉，用盼望的目光注視我：「指導員我們真可憐，夜裏落雨，我們就只好打着雨傘坐一宵，工人宿舍真該修了！可是十塊錢還不夠買兩捆稻草的！」

在這時，同事老王跑來拿出老大哥的口氣，「喂！你的背囊不靈了！你看這兩天工友對你的信心，起碼要打八折，工人是得寸進尺，你能够一一滿足他們的慾望嗎？如果辦不到，這政治就作不通，還告訴你，你不要以爲主任對你笑嘻嘻的說兩句：「歡迎得很，多幫幫忙！」的話就認爲上層的聯絡已不成問題，老實告訴你吧！主任對工場添設指導員，就根本不贊成，他說：「一場有場規，要什麼政治？簡直是多此一舉！」最後並警告我：「指導員的成敗，也就是主任的失敗，所以你就成不了功。」

馬世忠父子被捕的時候，他父親會囑他不要哭，叫他要完成他家忠義，將家產的一部份捐助給國家，可是他老人家當時急得昏過去了。

小：（高興極了）馬世忠的父親有這樣慷慨嗎？好極了！

大：所以剛才我安慰了她老人家以後，她就決定先拿三千塊錢捐給我們團體，以後還願意隨時在經濟上支持我們，並且希望我們更勇敢地幹下去！

李：真的，有這樣的事嗎？

大：是的，完全是真的，當時我就一口答應了他老人家，馬上跑回來告訴你們。

李：好，同志們，現在我們還用說嗎？我們一定替馬世忠報仇！我們四人報仇。啊！不，替所有的被難同志報仇！

大：（急問）怎麼？張梅亦完了嗎？

李：是的，你先別急，同志們：我有一個提議，我們現在首先應當立正靜默五分鐘，向被難的同志表示敬意。然後負起我們的任務去幹！

衆：好！（全體立正，頭垂下，作靜默式）

——幕漸下——

「這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你何必硬幹呢？」我微笑着答道：「指導員與主任的利害，是一致的！指導員的成功，也就是工場主任的成功，你說指導員的成功，就是主任的失敗；這未免神經過敏了！不過這些困難，這些誤會早在我意料之中。我只有設法解決，如果沒有困難，沒有問題，我想誰也早爭着做指導員了！」

「那以你的預測，指導員的工作，有成功的把握嗎？」老王很鄭重的問。

「這不能一言決定，還要看客觀的條件怎樣，以現在形勢看來，是成功的可能少，而失敗的時機多！我還需要工作同志多加協助。」我緊緊的握着老王的手。

### (三) 問題又來了

用了各種方法去解決已經來了的困難，指導員與工廠主管者也漸漸的發生了較好的情感，取得互相的諒解，工作順利的展開，我進行第二步工作，在茶館，酒肆，家庭，課堂，操場，工場，各角落裏，我漸漸的認識着工友，接近着工友，跟他們生活在一起，工人的份子，是複雜的，有離開鄉村的農民，有沒有出路的學生，有破落的手工業者，有拿過槍桿的丘八，有沒有辦法的小商人，更有孤苦零仃的孩子……，論黨派，因為他們還沒有政治的覺醒，所以普通的也沒有政治的認識和政治的立場，他們雖然也舉過手宣誓入黨，可是多數不知道有國民黨，更不明白什麼是三民主義，所以他們的立場，僅是青紅幫，以及上海、湖北、幫等等，我開始注意少數生活腐化，行為

不端的工友，各別的去勸導，使他們能改惡向善，同時我更注意少數優秀的知識份子，時常接近他們，我的用意在乎爭取工人幹部，協助政治工作，推進工友進步，對於全體工友，當然有利無害。然而問題又來了，這倒出我意料之外。

可怕的流言像病菌似的傳播起來：

「他們這些有學問的人，專會拍馬屁，咱們可得留神！」

「他們往上爬，還不是想升官，領指導員的津貼！」

在廁所牆上，也發現了標語：「打倒工奸×××出賣工人利益」！最奇怪的是同時有些胆小無知的工友，也漸漸的像是不敢靠近我了！傳言是怕挨罵，又怕是言語不慎，走露了工人消息，竟把我當做偵探隊長了；一句話，他們幼稚得可憐，荒唐得可笑！

爲了追求這內在的原因，解決這又來了的問題，我召開了一次工作檢討會，有場內工作同志，有被認爲應該「打倒」的「他們」。在紀錄上，寫下了寶貴的收穫。

1. 少數工友頭腦不清，還有分上下，別資賤的奴性意識，而沒有看清事實。
2. 由於時間，環境的限制，指導員對於工友的聯絡，還不普遍，缺乏說服工夫。
3. 由於私人之間不和，有的工友，便藉詞洩怨，專對人不對事。
4. 極少數工友，從中造謠，別有用意，是不負責任的搗亂行爲。
5. 向前的工友，與落後的工友，不能攜手。

趕不上的人，便生忌妒，以上五點就是問題發生的原因，也就是一種病態現象，現在已尋到病源，我們開下治病的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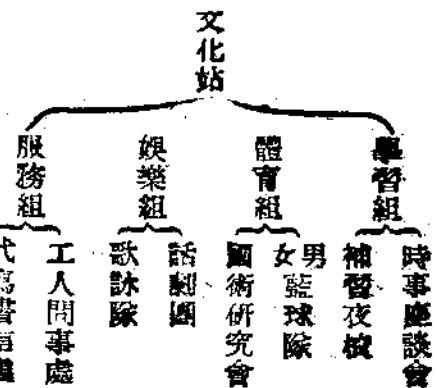
1. 用事實答覆造謠者，使工友都漸漸明白真相，指導員確是有益，有助的。
2. 工友間的幹部，須與其他工友力求接近，促進友誼，萬不可脫離羣衆，自詡進步，要能設法幫助落後的人，一齊向前。

「將來必有一天，讓這些工友們，都向我們伸出親愛的手，精誠團結，一致進步，到那時，才是我們的成功！」現在十分只作到三分，還需要加倍努力，現在絕對不是我們灰心絕氣，打退堂鼓的時候！我以這幾句話作了閉會詞！

### (四) 組織與訓練

藥方見效病勢轉好，工友組織起來了！我們把工友編成大隊，中隊，分隊，班，各設隊長，班長，中隊長，就是工友代表，大隊長由主任自兼，一班一等於小組，每週開小組會一次，每月開全體大會一次，此外並成立了文化站，把工友分別組織，按照預定計劃，加以訓練，列表如後：

下表的服務組，專爲工友服務，代工友寫信件，報告，解答工友一切詢問，這使工友得到許多方便，文化站成立以後，男女工友各憑愛好參加各組活動，接近我的機會也就更多了。



，這使我知道工友教育落後的程度，實足驚人，一字不識的文盲，固然佔着多數，譬如有一位工友甚至只知道自己的乳名，而說不出姓名來，他這一羣志同道合的工友們一下工，除了吃喝，就是嫖賭，可是他倒有一個好兒子，是工場裏的童工。既聰明又肯學習，加入了補習班讀書，但有一天當我叫這個童工讀國語的時候，他就醉醺醺的闖進來，走上前去先惡狠狠的打了他兒子一個耳光，大聲罵道：「你這狗婆養的，晚上不早早的睡明天作活，再發死相！」這意外的打擊竟激起了兒子不能容忍的反抗，經我向他和平的解說，他才連說對不起，搖頭而去，當時同學們都罵這位工友是個糊塗鬼。

使糊塗鬼轉變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作，同樣的，領導工友們排練話劇，也是件吃力的事，可是我的努力，幸而沒有白費，糊塗鬼到底加入了補習班，知道了總理遺囑，重慶有一個國民政府了，在某日晚會上工友們演出一封「父子兄弟」兩劇。向困難作鬥爭的我，

雖然得到的，不過是小小的勝利，也與奮鬥失限了一夜！經驗告訴我，工友的進步，比蝸牛快不了許多，如果你沒有愚公移山的耐心，和苦口傳教士的精神，那就跳不出失敗的圈子！

### (五) 托兒所與幼稚園

我除了組訓工友以外，還指導工場裏托兒所，與幼稚園的工作。

這是工友福利事業，工友子弟在三歲以上，六歲以下的，可入幼稚園，一歲至三歲，可加入托兒所，幼稚園，托兒所均設有管理員，並且有保姆數人看護兒童，每天工友上工時，先把孩子放在托兒所或幼稚園，再去安心工作，這裏尚有玩具，存食物，就成了兒童樂園，入幼稚園的孩子，每天還有五小時的功課，像算術、識字、美術、歌詠、遊戲等等。我每當煩悶的時候，就走進托兒所逗着活潑潑地，白胖可愛的孩子玩耍一回，便忘記了苦悶，這是一種難得的精神安慰！

不過托兒所也有困難：

1. 保姆待遇太低，找不到專門的優秀人材
2. 經費不多，兒童食物只有稀飯，白糖，孩子沒有牛奶，人奶，以及代乳粉吃，拖幾個月的大感不便。

3. 有些頑固的工友，不明托兒的利益，不把孩子送到托兒所或幼稚園去，偏要放在自己的身邊，理由是一「兒不離娘」！

以上困難我正設法解決，我們的目的，是不使有一個孩子在工場裏！但是這需要廠方的協助，借重場內行政權力，在必要時實行強迫托兒！

### (六) 貢獻幾個意見

我的工作報告，大概已如上述，現在我站在工場政治工作者的立場，根據個人的實際經驗，對於工場政治工作，提供幾項建議，寫在後面：

1. 工場政治指導員的任務，是促進工場工人團結合作，提高生產力量，組織工友糾正他們紛歧不良的思想，及一切腐化生活，職責如此重大，必須慎重人選，寧缺勿濫。
  2. 工廠主管人，對於工場政治工作者，該有充分的信任和重視，予以應有之保障，否則寧缺勿濫，以免畫虎不成反類犬。
  3. 工場政治指導員應避免像軍隊中落後政工人員的「形」或「化」，變成賣膏藥者，在生活上吃苦耐勞須與羣衆打成一片，在理論上要與廠方一致，協助管理，協助福利事業，至於工作方法，應視客觀環境，適當運用，不可拘於一定公式。
  4. 工場政治工作者，最好由各地黨部接選優秀幹部擔任，以便深入工場，接近羣衆，使工人階級集合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並須有一個推動工作的行政機構，統一指揮，全盤計劃，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5. 對於工人在必要時，可減少他們工作時間，實行強迫訓練，分「幹部」，「普通」，「特種」三種訓練，分「普通」，「特種」三種訓練，分「普通」，「特種」三種訓練，打成一「工人軍人化」，「軍人工人化」，「工人軍人化」的基礎。
- 以上五項意見，可謂千慮之一得，願獻於工作同志之前，以為參考。「拋磚引玉」，還是作者最後的希望！

# 楊煤山礦工的生活

黃建人

坐身漢路火車至湘粵交界的白石渡落車後，改乘更便道的小車，飛也似地便被送進一個小天地裏。雖然這時因撲撲風塵滿身覺得倦意，但是眼前突然改變的圖畫，以及一次一次山巒起伏發出來的轟轟的響響，不由不會使你拾起貪婪的眼睛，向周遭張望。那堆積如山的煤，交錯的鐵軌，高聳半山的西式洋房，兩層山間的破舊茅舍，一簇簇來往運送的勞工，更有從工廠裏噴射出來繞繞在空際的煤煙，也許會使你想道這些都這裏的火車站，又那裏會想到是在荒僻的山嶺——楊煤山礦場呢！

楊煤山這富有豐富的煤礦和優良煤質的地方，在抗戰爆發前是很少人注意到的，只有附近少數的居民經常地在這裏挖掘着，但規模却是極其渺小的，除供給自己日常的燃料，至多也只能挑一點到外面去換幾零碎小錢，作為生活意外的收進，根本談不到有什麼作用。但自湘南煤礦局隨着抗戰爆發而以迅速的姿態出現於楊煤山後，這一向不為人們注意的荒野，竟一躍而變成湘粵湘桂……等鐵路動力的泉源，成為支持抗戰的主要激流。

湘南煤礦局無疑的在抗戰中起了巨大作用，但更不能抹殺的數千流血流汗的礦工也盡了他時代的偉大任務，這才是值得吾人誇耀，值得吾人推崇，值得吾人注意的，筆者在這裏逗留約半月，與工人言談或耳染目濡，覺得礦工

在抗戰中所盡責任是那般大，而他們的報酬是那般微小，衷心實在有所感焉。

這裏礦工大致可以把它分為二類，一是運輸的，二是鑿洞的（也等於掘煤的）。此二類礦工中，前者要佔總人數百分之七十五，後者則佔百分之二十五，他們來自本地的很少，多屬來自別地，而且皆為散勇傷兵，至若礦工的絕對的詳確數字，是沒有的，筆者特為此會去徵詢過礦工的負責人，但亦無詳明數字，不過據估計，礦工總數起碼有二千人以上。

礦工的生產工具和進行的生產方法，是極簡單而極原始的，一言以蔽之，即以人力代替機器，這裏是採取包工制的，因此直接受顧的是領工的工頭，不是礦局，但工頭與工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密切工頭恨工人，他唯一的希望是工人能早日死去，因為上面曾說過，工人多是散勇傷兵，大約多數都是無家可歸的，而礦局章程會規定，如礦工不幸遇害，其家屬可向礦局領取撫恤金，現工人如果真死去，工頭就可以家屬自代，領取這意外的撫恤金，像這樣身受重傷的他們，在這環境下，不悶死，不氣死，也會受饑餓而死了。

至若運輸礦工呢？他們從早到晚不斷將煤運送，當駛着一架運煤的四角形車子，疾馳在輕便鐵道上，順流而下，唱着嗚呼的歌曲，真可謂之十分寫意了，可是他們死的危險性却

比較大，車之出軌而致跌死跌傷者是不時發生的事，但他們的工資與鑿洞工人可算略為高點，鑿洞工人於八小時工作中可得二斤米及二元國幣，而運輸工人運一次煤（由楊煤山至白石渡）除照樣的享受同等工資外，但還可以多得二元的符碼，如他們是熟練工人或者是能賣力的話，那末一天中實可勉強運二次，而他們的工資則要比鑿洞工人多得一倍以上了，可是人究竟不如一副機器，不能長此不休的勞動着，所以說這也屬例外。

礦工的日常生活情形，筆者很難找到一句恰切的話來形容，不過我覺得他們簡直是牛馬，簡直是奴隸非現代人的生活，他們的習識水準非常低下，原因也是他們大多數是文盲，他們住在破舊的茅屋裏，隨便以稻草鋪在木板上，沒有蚊帳，也沒有被褥，就這樣作為臥榻，茅屋的左側右面，滿堆了垃圾，溝渠里充斥了污物與尿坑無異，所謂清潔與衛生在他們那裏應該是不存在的，他們更不知道什麼是娛樂，他們唯一的嗜好就是賭、賭、飲酒之外，就是吃飯睡覺，做工。為着生產品的提高，為着勞資雙方協調，故筆者希望資方能將目光放大，而以整個國家民族為前提，不應斤斤於龐大利潤是求，而應多注意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待遇，使安於生活，樂於工作，而希望勞方的是有二個完備的工會組織，加強團結，去指導工人，

# 忍 受

耀 輝

這是誰送給我們青年人的枷鎖，  
法西斯蒂嗎？

或許是沒良心的主人呢？

× × × × ×

我們要奮起向上帝陳訴，  
我們是一羣無家可歸的流浪者，  
狂暴的寒風無情地在刮，  
別人的細雨有緣地在織，  
然而——

上工的號聲鳴了，  
我們這一羣拿鐮鋤頭，  
在那荒涼的地帶上，  
深深的掘下去：  
手受風霜冰硬了，  
工作仍然不能放鬆，  
若誰發出咀罵，吶喊。暴動……  
若誰不願在風雨中度着凄的工作  
那就請誰滾蛋，

（滾出寄命過寒冬的這兒，）

可是——

我們這羣都是無家可歸者呀！

滾出去  
就只有忍受雨雪的殘踏，  
寒風的壓迫了。

因而——

非你窮把青春無聲息地葬沒，  
豈不是，就是寄命在地獄亦要忍性接受。

× × × × ×

忍受吧！

我們這羣無家可歸者，  
在國族爭生存的艱苦時期  
誰都同樣失去自由，  
失去舒適，

這雖是物質上的苦痛，  
但靈魂上仍然愉快。

忍受吧！忍受吧！

時代的巨輪會把一切沒人道的惡魔消滅，  
賜與我們人類的自由。

但——

時代的巨輪是人推動的。

二月十日於桂

## 工 鍛

舉起解放的鐵錘，

心裏帶着希望。

打下去

迸出鮮紅的火星，

放着尖銳的響響。

打一下，哼一聲，流一身黑

汗。

用自己的力氣砸着自己的生

命。

沒有憐惜，

沒有同情，

啊！血汗枯，力氣盡的時候

，

就默默的輪下了！

另一個再舉起解放的鐵錘，

心裏帶着希望！

並教育他們以提高智識水準，其次更應當把抗戰的意識深入廣大的礦工羣衆心中，使他們認識自己的責任，及潔身自愛，併除那不良的習慣，若勞資雙方這樣做去，定能一改舊觀的，那末不但直接使勞資雙方受絕大利益，而間接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無限大了，不然的話，一定影響生產，削弱抗戰，也無異幫助了敵人，最近 委員長特撥一筆大款明令限六個月完成白石渡通至楊煤山鐵路，其重要性及重視也可概見了，筆者純粹以客觀立場忠實的報導實況，希望能多少發生點作用，這是筆者寫這篇文章的一點微意。

三十一年九月四日於坪石



# 我行走 在 韶 連 公 路 上

· 蓮湖 ·

穿過喬木排成的林子，  
爬過筆直的秤架山，  
前面展開了一片平原；  
點綴在平原上的：  
是蓬鬆的綠色的田野，  
七零八落的村舍，  
和放在公路上吃草的牛犢……  
而平坦的公路，  
有如一條粗壯的巨人的臂膀，  
伸向遠方，  
掩沒在地平線下。

季節是炎熱的，  
我行走 在 炎 熱 的 公 路 上；  
太陽曬炙着我的皮膚，  
皮膚上淌着滾滾的汗汁；  
披著從南方的海岸吹來的風，  
我的心胸會沒有像今天的  
充溢着愛情，  
我的脚步是如此驕傲而輕快啊！  
像奔赴一個戀人的約會；  
我和公路是有着深深地默契的，  
正同莊稼漢對於熟穩的土地一樣。  
走着炎熱的路，

我想了起沒有公路以前，  
這里是未開闢的處女地：  
一座高山連着一座高山，  
一塊岩石疊着一塊岩石；  
茂密的林子，  
終年不見陽光，  
林子裏撒着敗葉松針，  
夾着潮濕的原始的氣息；  
穿林過壑的山路上，  
橫梗着荆棘和葛藤；  
蹣跚地行走在山路上的旅客啊！  
是如何地感到寂寞和荒涼，  
而提心吊胆地  
趕着他們的前路……  
然而，我們的勞動者，  
用辛苦的血和淚，  
築成了一條新的公路，  
公路坦露得像湛藍而明亮的天，  
在公路的寬闊的胸膛上啊！  
駛過了一輛二輛……無數輛汽車；  
在透明的晨曦下面，  
或在茫茫的暮靄里，  
也行進着保衛祖國的  
戰士的行列……  
迎着新生的歲月，

原野笑了！  
山民也笑了！  
但由於一個不可閃避的  
命運的悽道：  
它的姊妹——星坪公路〔註〕  
也誕生了，  
於是這條盛極一時的公路啊！  
乃如一個失掉了母愛的可憐的孩子，  
被折棄於冷落的牆角！  
原野回復到過去的寧靜，  
碎石路面上長滿了雜草；  
剛澆的水溝，  
狼藉着枯枝腐草；  
所有的橋梁和滴洞，  
已不耐於風雨的剝蝕，  
而顯露出黯黯的顏色  
標幟着垂暮的殘年……  
滿目悽涼的公路啊！  
倒塌的公路！  
今天，  
讓我們赤裸着  
紫銅色上身的路工，  
用沉重的鐵錘，

## 「你，鑿石的工人」

丁 平

騰風，  
翻越過

太行山，

南嶽嶺，

溜滑過萬里草原，

到達這座山城來

——韶州，西南底心臟。

透譯着，

激動着，

你這頭像鋼鐵般堅硬的心！

你，鑿石的工人喲！

你拿起

黑漆的，

鋒利的武器

——鐵錘。

走出山中的石洞，

幾個人

向這座山城的喉嚨

日日的搥，

夜夜的搥，

呵！

把火花搥出來了！

它——

投下水面，

碰着北風，

在你的額角上，

耳朵邊，

「哎啣，哎啣」的歌唱着！

那時，

你背脊上的熱汗，

正在抵抗住向你身上侵襲的寒飈！

一天，

山城張大了喉頭，

拚命地嘶喊：

「紅膏藥的鐵鳥來了！

在溫暖的房子里

睡着，

坐着，

吃着的人們喲！

走吧！

奔吧！

記住，要抱緊着生命！

那時，

你，

像沒有這檔事的一樣，

望一眼千百萬個逃命人，

又是低着頭

一搥一搥的向石橋的腳根

搥着！

搥着！

搥着！

橋的左腳搥開了三個洞，

橋的右腳搥裂了兩個孔；

搥碎大塊的砂石，

砂石迸出燦爛的火花！

用犀利的鶴嘴鋤，半月鏟，

剷除路面的雜草，

路面顯出黃色的新肌；

用刀鋸和斧鑿，

為病腐的橋涵，

對換那結實的嶄新的骨幹……

我們——

是公路的保潔隊！

我們——

是開路的先鋒！

我們——

是開路的先鋒！

明天，

我將看見一條

健康而年輕的坦途，

默着祖國的黎明的希望，

袒露得像湛藍而明亮的天。

於是，我踏在它的胸脯上，

唱起了「大路之歌」！

九，九，改寫於連縣

注：韶連公路起於曲江迄於連縣，中經秤

架山，工程太險，非汽油車不得過，

於是由韶連或由連往韶的客人，都

改乘行駛於星坪公路的木炭汽車了，

星坪路是去年十一月間完成的。

# 他們要曉得太陽約落出

謝君豪

## ——日本工友反戰潮——

侵略的戰爭  
人誨的蛀虫啊  
吸乾了我們的血  
肥脹他自己  
而帶給我們以災害  
× ×  
侵略的戰爭  
憂鬱的陰雲啊  
腐爛了天空  
腐爛了太陽  
工作 我們不曉得  
「太陽從那個時候來  
從那個時候落」  
× ×  
日子  
不容許我們去安排  
生活 饑寒 工資  
激起了  
疲勞與時間  
鬥爭  
十四小時  
足夠臉厚臉上的菜色  
爲不要  
使肚皮跟背脊貼緊一  
起 連續着三十六小時  
(多拿幾個工錢)  
我們被迫的在渴望  
誰又有阻量  
敢把鏡子照照  
太陽是給煤煙腐蝕了的

我們的影子當然照不出原形  
× ×  
老調 軍閥的走狗  
他司管了天空  
他捏住了你的生命  
晴和雨  
教你不要過問  
疲與倦  
和你的靈魂脫了節  
× ×  
馬達 回答給你以疾病  
馬達 報贈給你以核菌  
沒住處 露宿街頭  
但總比呼吸煤煙的臭氣舒適啊  
何必詛咒  
還是天好的休息時機  
× ×  
戰爭 榨取我們的血汗做資源  
戰爭 葬送我們多少弟兄的歸來  
戰爭 支那千萬人在流血  
戰爭 支那千萬人在新生  
而有我們指嚮的炸彈  
轟彈……  
爆烈 受了的曾是壯烈而死  
我們  
不見天日

啾！  
它——！  
流出了骨碎，  
流出了肉醬，  
連脂肪也流出來了！  
但，  
你，鑿石的工人哪！  
還是在撻着，撻着，  
企圖把牠的脚都撻個通空。  
假如有一天，  
真的敵人會到來時，  
「噉噉」的一聲，  
橋的左腳，  
右腳，  
隻隻脚都裂了，  
斷了！  
那狼毒者只好  
用它狼毒的魔手，  
揉着狼毒的喉頭，  
「望橋悲嘆」！  
這時，  
敵人不能渡江了。  
你，鑿石的工人哪！  
要站到帽子峯的頂尖，  
白的牙齒，  
閃着黑的鐵錘，  
發出一聲聲  
內心的微笑！  
啊！  
你，鑿石的工人哪，  
是勝利了！  
——三十、十二、五日江曲東河，

疾病啊  
模菌啊

為正義

血 流出了才是痛快  
流出了才是光荣

戰爭 軍閥的戰爭

吸血的蝗虫

我們不願讓自己的血給人吮吸  
在街頭無聲的死

乾癟的死

X X

生活高漲

工資降低

時間延長……

這是老國的血的刃手

侵略者「舉火景氣」的技倆

他想不到別國兄弟永久做奴隸

我們 奴隸在製造奴隸呀

X X

失業的千萬工友啊

災害的千萬工友啊

我們要活得像人

起來

反對解散工會的組織

我們不願自己殺死自己的生命

起來

反對不做殺人的「死工」

財閥 我們的吸血者

軍閥 世界和平人類的毒蚊

我們不願見不到天日  
帶着災害望天的死

生活

我們的聲音要像汽笛

我們的血要像汽鍋的沸騰

「日本人民不需要變暗的戰爭」

拾起塗上自己血汗的武器吧

### 烟 囱

碧綠的原野上。

新築的汽車路，從山的缺口蜿蜒而來，穿

過青色的草地，輪在廣場的邊沿。

廣場像病患者的手掌，舒展在村的東頭，

長着油油的芳草，廣場是村人年節和工

作暇餘會集與休息的場所。而現在戰鬥的年月

，代替村人遊息的却是經常的軍隊的操練。蔓

草也被踏死了許多，翻出赭黑的泥灰。

廣場的兩側，長着綠葉繁茂的古老的槐、

柏、梧桐和楊柳，近年來更茂盛了。

我們站在廣場的中央，從兩排林木的枝隙

間，可以看到村人的塵集的居屋，黑漆的門窗

，狹小的里巷和冷落的街頭，小孩兒，年輕的

人，老者，牲畜……戲笑着，遊息着，攀談

着，走動着以停歇着，在街頭，在巷尾。

各個里巷街衢的小徑，像羊腸，像網芒似

的，滙合到廣場邊沿來，勞動的人們，每早都

攜着工作用具，或牽着幫助勞作的牲畜，向廣

場匯集而來，廣場把他們吞下，又讓他們向另

爆炸工廠

爆炸利用奴隸製造奴隸的匪徒

我們要盡力爭取自由的路線

我們要曉得

「太陽從那個時候來

太陽從那個時候來」

一九四〇·五·西江。

雷 克

一方青青的田原上，分散而去。

田野是青青的，人們伏在土地上工作着，

播下種子，又收割起金黃的顆粒，他們愛着土

地，有如自己的生命，他們使土地永遠肥綠着

，替他們長出豐饒的食糧。

廣場的一端立着一所祠堂，又伴立着一棟

古老的廟宇，這祠堂和廟宇，最近像是被武裝

了似的，在祠堂的側旁的空場上，建起了一所

新的木板平房，從房子的頂上，擡出一個鐵製

的粗大的煙囪，很像工廠門口衛兵肩上的槍枝

。祠堂，和廟宇，從此不准一般村人進去了，

人們都以一種神祕的眼光看待它。

異鄉口音的人們，隨着煙囪而來的，分散

的擠住在村人的家裏里，人們都將一種神祕的

眼光，射在他們身上。

煙囪每天當機械發出震蕩的騾音的時候，

它鬼魔似的，吐出縷縷的濃煙，煙霧瀰漫在鄉

村間，放着窒人的氣息。

工廠食慾的嘴，每天早晨像虹吸管似的，







飯吃後，在青的犯人提出去，半天不見回來，在監獄外面新的東西在監獄對面，秀的中華兒女，在以華制華的新花樣下都送掉了他們的生命。

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了，監獄里的微暗光線也消失了，黑使陳學善充滿了孤寂的感覺，生命雖然是那麼那麼遠，年宵的犯人再也看不見了，他被擄擄在這個寂寞的沙漠里面，希望與灰心，生與死的不絕的鬥爭白天跟着黑夜不停的喧嘩着他的靈魂。

但是安穩不下去了，一種無名的重量壓迫着他，一種就要發生的恐懼折磨着他，他像在被鐵籠里的野獸似的轉動着，他渾身血液沸騰着逃生的慾望，倘使我能逃走，我能再看到綠的田野，青的樹木，還有那一羣一羣的正在自由的陽光下抗戰的同胞，那該是多麼幸福的啊，他覺得他是人，他要向人生的路上走，他向門外衝了，嘩哪一聲，身子在門環的響聲中又落到這間黑屋子里。

立時，一股電光從門洞射了進來，無邊的恐怖包圍着他的全身，他趕快閃在牆角里，這可怕的電光緊緊的盯住他的臉，強烈的光刺激他張不開眼睛。

「你想跑，是不是？好好，兩個鬼孫子，一看管的腳步聲在院子裏響着又遠了，靜寂變成了悽慘而難堪，這使他的內心充滿了神祕的恐懼，嘩喇嘩喇了一陣鐵環撞擊的聲音攪亂了這黑夜的死寂，他的心也就像一顆炸彈似的爆炸了。

陣門環的響聲後，監門終於開了，兩個

人打着電筒進了進來，一把腿伸出來，一個長着山羊臉的漢子叫着，陳學善的腿好像是一架鐵器上的活著的機械的跟着看守的命令伸出來，腿上的聲音在這間小屋子裏發出響聲，鐵沉重的響着他的腳，「我看開吧——」漢子偏頭向他說着，他似乎利用他可恥的看管地位來虐待他自己的同胞以滿足他薄弱的虛榮，這一聲門又開了，又是一陣鐵門環的響聲。

在這黑暗的地獄裏，世界是遠離了他，他的靈魂已經是死沉沉的躺在墳墓里了。鐵的哪嘩哪的給他奏着哀曲，慘叫的痛絕的聲音，閉息的從另一個院落裏到他的耳傍，他聽得他是再也沒有活的希望了，再也沒有活的希望了。

### 三、死人盤哨

陳學善在這不死的階梯裏，已經斷要得不像樣子了，一天一天，都在恐懼的單調的當中過活着，一些舊的犯人被處決了，新的犯人又塞了進來。

誰也想不到，人在這個死滅中也會能找到有生的宇宙，他終於被放了出來，但誰也不能相信這死能寬恕了他，甚至他自己。

每天當太陽正柔軟的擁抱着大地的時候，許多犯人提出去結束了，許多犯人又押了回來，當然在半夜裏也有許多人提出去搗掉的，所以當着黑夜正孕育着光明的當兒，千萬個「共榮團」的人們又惴惴的不安起來了。

這一天也和以前的幾天一樣的，天正繼續着光輝的幸福，半獄也充滿了恐懼的醜態。

門環和鐵鐐的聲音像交響着死神的車輪，每一個犯人都匍伏在死神的魔手下讓推擺佈。

模糊的腳步聲，漸漸的走近了九十號的牢門，天哪，不會叫我的吧，陳學善的心理愈發的跳起來，「九十號出來了，一個漢奸喊着接着就把門開了，他立時覺得一腔淚氣騰騰的從他的膝下鑽到頭頂，他顛抖得幾乎站不起來，「才真完了」他想，他像一隻被擄住的雞似的讓人家捉到廚房去宰，緊張的臉上，忍受着同色的滋味，在這茫茫的亞細亞的黑夜，我們的朋友陳學善是受够了風暴的摧殘了，今天的死倒能抖去他苦痛和侮辱的重載了。

他被帶到一個日本軍官跟前，軍官的金色肩章，刺着他平常見陽光的眼睛，翻譯官拘謹的立在日本人的身傍，日本人像鴿子似的叫了一陣，翻譯官像孩子樣靜靜的聽着，有時他們向陳學善瞟一兩眼，他不曉得他們要怎樣的來玩弄他的生命。

翻譯慢慢的直起了身子，說道「皇軍最愛中國人，皇軍是來救中國人的，因為中國人共產黨，你不是會開車嗎？你能不能替大日本皇軍開車去打那些黨軍？」他躊躇了一刹那答道：「我願意，陳學善從此也就不再住在那間人隨地獄裏了，現在却被安置在一間勤務住的小房裏。

這裏雖說沒有日本人住的屋子那麼莊嚴堂皇，而他也已經覺得十分暢快了，脚鍊也去了，他更覺得鬆爽得多了。

這屋子有三個人，都是一些中國漢奸，當他被送進這間屋子的時候，這三個人都帶着

冷酷的鄙棄的眼光白瞪着他，這使他不自主的打了個寒慄，他曉得恐怖與滅亡還像他的影子一般的跟着他。

他假裝不在意的偷偷的環視着周圍，他覺得一切都非常的生疏，冰冷、可怕、……就是這屋子的牆壁，對他也似乎表示着敵意。

從漢奸們的閒話裏，他曉得中國的隊伍已經撤退到蘇州一帶了。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個美麗的古城想必被戰爭轟成了廢墟了。

陳學善雖然恢復自由，但他的精神已經是破碎受死刑了，突然從那邊高屋子裏，迸出來幾聲悲慘的呻吟，及鞭打者使力的嘯，……的狂叫，這更增加了他內心的憂鬱和孤苦。

下午他被兩個日本兵押着去開一輛卡車到驢山碼頭裝運子彈，當他一走進宇宙之門的時候，上海到處都洋溢着歡欣，沸騰着生命，戰爭的殘暴被這些高聳的建築物掩飾得干干淨淨。

車很快的到了碼頭，陽光把茫茫的海水塗上了金色，白色的艦艇擊散的泊在海濱，海洋正在滾着大理石的白浪，那遙遙的遠方只是海天一色的朦朧紫霧。

中國的兄弟，正在敵人的刺刀威脅下，把彈藥從運輸船上抬上碼頭，他們教中國人搬，教中國人運，再交給中國人去殺中國人，這叫他太痛心了，而他呢，也正在幹這自殺自的傻事，他的良心不自立的向他作着苦鬥。

近幾天中國隊伍反攻猛烈，許多日本卡車都調到前方運輸尸體，到第二天他也被調到蘇

州前線去了，殘敗的炮杆從車傍掠過而隱入在那紫色的迷霧中，南國的繁榮，在戰爭中都摧殘得沒有一點影子，一切都在破產的灰塵之中睡着了。

野狗到處爭食着些死人的尸體，破爛的汽車都委棄在路的兩傍，路邊還有是最近填修的，道傍多樹着危險的標記，橋梁也都是臨時搭架的，飛機的彈痕，到處都可以看到，而彈痕的附近也都狼藉着一些布片及零碎的泥塊和肢體。這些瘋暴的樹影是深深的印入到陳學善的腦子裏了。

他得到一個前哨司令，都丟了，開的是一輛三輪的小卡車，他的任務就是把這個前哨司令，拖到火線上又拖回來，拖回來又拖到火線上，每當黑夜來到了人間的的時候，他是停的把他拖到左翼又拖到右翼，這位前哨司令，有時用他半通不通的中國話向陳學善說道：「你是大大的好的好的，哈哈——」。陳學善也就默默的更裝做老實點接受着他的誇獎。

一個禮拜過去了，他謹慎的細心的記住每一個步哨配屬的情形，他覺得他是工人，他是受到兩重壓迫的中國工人，為了自由的明天，他內心時時都在燃燒着反抗的烈火，他不能放棄這個機會，他要抓住這個機會，為了苦難的祖國，他想他要能在那裏拾得一支手槍，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又是三天過去了，他焦急這手槍還是沒有一點辦法，在廢墟裏，在田野間，他都有意的尋找過，那也只能拾到幾排子彈一些什麼的。這一天的下午，濃雲很快的佈滿了天空，

沒有風，也沒有太陽，他又把這一位前哨司令拖到一個聯隊部去了。

聯隊部住在一個河邊的鄉莊上，垂楊把這個南國的村子點綴得極其幽美，村裏的人完全被戰爭榨光了，三五個日本兵在河邊躊躇着，陳學善信步也就走到村邊一座竹園裏去了，在園林的深處，有着許多敵機炸彈的彈痕，並有許多支離的中國士兵屍體，在鬆翻的土地裏他看到好像有一個手槍木柄似的從泥土裏露了出來，他夢幻的懷着一顆僥倖的心用脚尖向泥土上面踢了踢，手槍隨着他的脚尖在泥土上打了一個滾，他的心臟震得跳了過來，他拾起幾塊炸彈的破衣片，悄悄的摩挲着它，又把木柄門打開看了看，才塞在腰裏，他又把神色鎮靜了鎮靜，遊蕩的走出了竹林，一忽司令挺着他的肚子出來了，他恭謹的又把拖回前哨司令帶去了。

這一晚，外面下着毛毛的小雨，一切都沉到黑暗的夜色裏，司令帶副官又要到前哨去查哨，並有一個下士官跟着他，陳學善早已把車推到了門口等着他們，他們與高采烈的打着電筒走了出來，司令副官面對面的坐在右邊一個車肚裏，下士官坐在他後面一個坐位上，他們完全和往常一樣的輕鬆、歡喜，……但陳學善的心却總覺得異樣，一時想到他就要發動的事變，他不禁的就顫抖了起來。

陳學善看他們都坐好了，就發動了車，馬蹄，車燈打開一條光亮的大道照着白天的路上駛去，砲聲隱約的聽到他們的耳邊，死寂的夜，沉重的壓在他們的周圍，在這個已死滅的宇

裏面，沒有野村燈火，也沒有管管後的喧聲，只有他們這幾個人在這灰色的黑海裏飛馳跳蕩着。

陳學喜的心像三輪下的馬達似的燃燒着跳動着，車離司令部約莫五六里了，他緩緩的把車停了下來。

「幹——什——麼——」司令問。

「報告司令我想解小便。」

「不——要——離——遠——了——」。

「是，是。」陳學喜誠謹的答應着，他正不想離開呢，陳學喜掉轉了他的屁股，司令和副官都靜默的坐在車肚子裏，他裝做解小便的樣子用手去摸索着腰裏的手槍，他後悔他不應該這樣冒失，萬一要打死他們那不是白白的把命送掉了嗎？可是他的手已暗暗的觸到那個硬硬的东西了，這又教他不能不拼了，正義的血燃燒着他的臉皮，生死他已顧不得了，他小心的打開機槍鈕，把心一橫，回頭就是拍拍的一陣，司令和副官在手槍的響聲下不動了，後座上的下士官一驚從座位上滾了下來，就急忙的去取他的佩槍，陳學喜趕上去就照他的臂上使力一踢，接着又是拍的一槍，下士官掙動掙動了幾下也就死死的躺在那裏了，陳學喜這時才深深的鬆了一口氣，好像幾千斤的担子的從他肩膀上卸了下來。

一切都在夜色裏死去了，無邊的黑暗使他摸不清一點人生的邊緣，遠方的砲聲斷續的，軟軟的落在他的心上，在這茫茫的黑幕裏只剩了他一個人在這裏呼吸着不死的悲哀。

他想假使再來一輛敵人的汽車，或幾個日

本鬼子的話，那我不是像在半夜裏掉到海裏去了似的完了嗎？於是新的恐怖又重新襲到他的心上，在那十幾里的前面本來就有自己的兄弟，他是可以回去的，而面前的一道寬的洪溝，他是無法能跳得過去，失望的痛苦又壓迫着他的靈魂。

他想他要趕快消除這就要發生的危險，他把那個下士官的尸體像拖死狗似的拖到一個窪地去委棄了，回來就把下車急急的推到不到五十米以外的一個黑黑的村子裏，司令的頭軟軟的落在車肚的邊上滾擺着。

村莊完全陷落在蒼茫的太空裏，虫聲刺破了空寂而發生似鑽石和玻璃片磨擦的聲響，意外的寂靜及敲開了的每家黑洞洞的大門，給他一個神祕的可怕的啓示，他的內心被這陰鬱的影子實質的佔據了。

智慧的含苞常常為鬥爭而準備着開放，他想只有用生命才能換來生命，他決定大膽的把車子連死人開到前哨，再混過哨兵而跑到中國的陣地去，可是這個生命的賭博，總是極端危險的，他的思想昏亂了，他不禁又躊躇起來，「事到臨頭須放胆」他顧不了那麼多他一定要把敵人的軍事配備及兵員調動情形，趁今晚送到自己的祖國去，他忽然胆壯了起來，他的中國工人的血突然沸騰了，他要這樣幹，他應當這樣幹。

他剛推動車子，只看到司令的頭搭着直不起來，這難免叫人家疑心，他又截了根一尺來長的樹枝，從司令的脖子插下去，再將繩纏裂成布條，把棍子和司令的脖子緊緊的纏在一

起，他又把副官的尸體從車上拖了下來，剝去他的衣服塞在司令的背後，司令的上身果然直樹起來了，保持着他上半身立正的姿勢，他把鋼盔又給司令帶到頭上，端詳了片刻，似乎儼然人望而畏之了。

陳學喜這才把車又推到公路上去，發動了車的馬達，一直的駛上前哨，他知道他可能在幾分鐘之內，就要和司令一樣的不說話了，但他沒有辦法去逃脫這個死的包圍。

從前線傳來幾聲稀落的槍聲打破這死寂的空氣。死神似乎已抓住了他的頭髮，車快向前哨了，從前哨射來一簇強烈的電燈光，他幾乎快掉下車來。

現在已離哨兵不過十米遠了，他緩緩的把車停了下來，他努力壓下他從來未有的恐慌，用一種穩健的步子走向了哨兵，哨兵一看司令來查哨了，也就更精神起來了。

陳學喜走近了哨兵鄭重的說道：「司令要到前面去看一看地形」，一個帶班的鬼子答道「是，是。」同時把手向前面揮了一揮，意思好像是說「司令請便」，陳學喜的心，不禁的暗暗的熱熱的笑了，好像生的曙光又重新照耀着他的全身。

他回到車上，又發動了馬達，不快不慢的打哨兵的面前過去，略得的一聲把陳學喜嚇了一跳，原來三個鬼子兵向死了的司令正在敬禮，司令的頭，也就在三輪下的跳動下昂然的點頭回禮，突然在他的頭頂上，天空裏面，快意的神奇的凱旋的音樂似乎鳴奏起來了，他的生命似乎也在同一高聲歌唱，他引領四顧，那昏

樂正從中國的陣營裏浮淺了出來，這音樂是他從未聽過的勝利的自由的悲壯的交奏。

他車一離步哨三十幾米，他就加快速度，衝向前去，死滅在他車輪的急轉下消逝了，幾個鬼子兵納悶了半天，才恍然自己上了當。他們氣急的把機關槍拍，拍，拍的打一陣，這時陳學喜至少已離開步哨三百米了，子彈從他身邊颯颯的飛過，他立即把車一放，騎着就來一個鴛子翻身滾到公路邊上，槍聲終於停下了，一切又復歸於寂靜。

他沿着公路匍匐的向中國的陣地爬着，他想不到離自己的弟兄不遠的時候，我就喊着中國兄弟，那時他們就會伸出熱情的巨手來幫助他，他在這樣的想着爬着，「碰」的一聲一顆掩蓋了尾巴的子彈飛了過來，這使他一驚的把頭一低，臉蛋就緊緊的貼上冷冰的泥土上了，他噤了。

「不要打，我是中國人，好兄弟，我是中國人。」

「你是幹什麼的？」一個二十幾歲的哨兵的話音在頭空裏飄蕩着。

「我是裝甲車隊的，好兄弟，咱們都是自己人，都是自己人！」他放大了嗓子叫着。

「中國人是不打中國人的，你得先把臉掉過去。」

「可以，可以——」陳學喜答應着把臉歪了方向，兩個中國的哨兵担着上了刺刀的槍跑了過來，忽然又立定了。

「朋友，你得把手舉起來。」

「好，好，」他也就把手舉了起來，這時

一點長欄也沒有，他只有興奮，快樂，歸靜的等着自己的弟兄來盤查，好讓他儘快點把他所知道的敵人一切報告司令官。

中國的哨兵走近了他的身子，開始在他的身上摸索着。

「老媽我腰裏還有一支手槍——」陳學喜竭力用事實來表示他的忠懇，中國的哨兵順手從他的腰裏把手槍取了出來。

「跟我走吧。」哨兵說。

「點慢，我這把鬼子的三輪下開過來了現在停在前面咱們一塊去推來吧！」

「真的嗎？」

「這還能假了嗎，我親自開過來的。」

「好，走，」中國的哨兵就同着陳學喜悄悄的獨到三百多米的地方，去推車子，司令還是硬着他的頸子大模大樣的坐在車裏，哨兵嚇得往後退，立時做了一個預備放的姿勢，陳學喜忍不住哈哈的笑着說道：「這是個死人，你看你嚇的，哨兵這才鬆了一口氣，他們笑着，輕快的推着車子，快走到中國陣地了一個又寬又深的前壕擋住了他們的歸路，中國哨兵又爬過去叫來了幾個弟兄，這才把車子抬了過來，正在抬的時候，一個士兵望着司令的死尸滑稽的說道：「他好大的架子，連一句客氣話也沒有，」人們都撲嘴的一陣笑，

陳學喜被帶到一個司令部去了，他的英勇事蹟，很快的傳遍了第X軍司令部了，已經十二點了，許多人懷着奇異的開懷的心曠，跑到副官處的院子來爭先的去一賭這個神奇的工人——陳學喜，只見他正在向人們回答着他那

的經過。

院子的小下車，也圍滿了一片黑鴉鴉的人影，有人用小棍把司令頭上的鋼盔敲打得鏗鏘的響，笑聲從院裏向院外迸散着，整着一個士兵突然大驚的叫道：「噫呀，活了，」惹得許多人向院外一闖，又是一陣轟轟的大笑。

軍長請他去了，他高高的背影在大衆奇異的環視下消失了，他將他所知道的敵人一切配備情形，他用「霸王爺上天」的態度，都報告了軍長，當夜軍長抽調了兩團的兵力，由陳學喜嚮導，在敵人兵力最弱的X家場攻了進去，隊伍分兵向左迂迴，使攻蘇州之敵，不得不於當晚潰退五十餘里，一個名勝的古城才得保存下來。

這個勝利，使得陳學喜的威名更廣大了，誰都認爲他是一個勇敢中之最勇敢者，司令部跟着追擊的部隊前進了，軍長給了他一匹紅馬馬騎回昨天的駐地，把三輪下和死人開到前面來，以便開歡迎會。

因爲敵機肆虐及戰鬥關係，軍長命每一連派一班長來與會，連軍部直屬部隊一共集會了有千來人的樣子，會場在一個竹園邊的空地上，一個偵頭作了臨時的講台，陳學喜推着車子進來了，千百個目光一齊集中在他的身上，跟着就拍拍的一陣掌聲，他紅着臉笑笑的，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幾個弟兄跑來把司令的死尸從車上抬了下來，放在墳頭側傍，司令的黃呢子軍服，被血液染成烏黑的一大片，掌聲又拍拍的沸騰起來。

「弟兄們！軍長用響亮確實的聲調叫了出來，喧鬧立時都靜了。」

「弟兄們！現在，我要向你們介紹一位民族英雄陳學喜同志，」軍長說時用手指着陳學喜，羣衆的目光立時就移到他的身上，只見他一雙自負的勇敢的燃燒着一般的眼晴，昂昂

「今天我們要高高的舉起我們自由的旗幟，同陳學喜一樣的不怕死——我們一定要自由，」軍長揮動着他有力的拳頭，千百個弟兄的拳頭也緊緊的握着。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新工人萬歲——」他喊

幾千百個聲音，轟然的應和，接着一陣熱烈的掌聲把軍長和陳學喜送走了，隊伍也就帶着勝利的興奮都回到了前綫。

## 謎語五則

- (一) 關王下手險 (昆蟲名一) (湘妃格)
- (二) 潦倒天涯無處述 (化學名詞二) (諧音格)
- (三) 防空洞 (春秋人名一)
- (四) 洞房花燭夜 (國都國名各一) (據聲格)
- (五) 風景依稀似去年 (水滸人名一)

1. 以上五則謎語，徵求答案，凡猜中一則者，酬本刊本期一冊，猜中兩則，三則，或四則者，連續贈送本刊兩期，全部猜中者，長期贈送本刊。
2. 「謎語欄」歡迎投稿，來稿發表後概酬本刊乙費，佳作則酬現金，但須將謎底一併寄來，否則不發表。
3. 本期謎底，及猜中者姓名決在下期揭曉。
4. 來稿及答案請逕寄本刊編輯部。

——編者——

# 勞工簡訊

## 美戰時生產新貌

### 女工激增達五百萬

### 汽車工業與部改觀

托倫它訊：羅斯福總統在其致美國勞工同盟會開幕之祝詞中，盛讚英國勞工所光榮造成之生產紀錄。渠確信彼等能忍受一切，以獲取最後勝利。在彼最近出巡時，曾見各處從事戰爭用品製造之工人，均能努力工作。

【華盛頓五日中央社路透電】據美國勞工部估計，至今年底，美國復可增加從事一般生產婦女工人約二百萬名。現已從事戰時工作之女工，約有三百五十萬名，另有一百五十萬名，將於明年加入戰時工作。

【華盛頓五日中央社路透電】美國戰時生產局公布美國汽車工業，現幾已全數改任戰時工作。該項工業七月份有百分之九十五點一，直接從事戰時工作，較六月份增百分之三點五，較五月份增百分之十四點八，汽車工業工人五月份為數五十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八人，八月份為六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五人。

## 英勞工協會

### 募款援華

#### 竭力協助克利浦斯夫人運動

#### 各合作社紅利撥充授華專款

英國全國勞工協會，決定撥清全國工業界

本社

及政界，一疾支持克利浦斯夫人之聯合授華募款運動。該協會所主持之募款運動，已由工會首先捐助英金一千鎊，工黨五百鎊，獲售合作社二千鎊，各工會各黨分會各婦女團體及合作社均已獲邀踴躍捐助。為使英國工會勞工合作運動目前進行之「授華專款」機構，不受絲毫影響起見，該協會特令其地方機關，不必另設委員會，但與克利浦斯夫人聯合授華捐款運動下之各地方委員會充分合作，至和該合作運動，對授華專款所能盡力之處，可由其過去之措置窺見之。據該處方面消息，倫敦各合作社之紅利，均已撥付聯合授華捐款，第一期紅利，共達六、四八〇鎊，自九月五日起，其紅利均已指定為授華之用，估計最後數目，將超過一萬鎊，此外，約有合作社二千所，照倫敦合作社之計劃，及其紅利撥充同樣用途，其數目將必甚大，九月二十六日為籌備克利浦斯夫人之聯合授華捐款運動起見，並將舉行明星網球賽及遊園會，中國駐英大使使顧維鈞博士，將為正賓，此外，並有捐助鮮果名花義賣者，及自動供應茶水者，十月三日並將舉行一重要會議，由克利浦斯、顧大使、香港主教何明華演說。

## 法境兵工廠被炸

英國一蘭卡斯特一式巨型轟炸機九十四架於十七日白晝集中向法境勒克勒左廠方工廠轟炸，在七分秒內，每一轟炸機平均於每四秒

內投下一彈。此實為規模最大之空襲。

## 反德奴心談

### 里昂工潮日益擴大

#### 戰鬥法國呼籲對納粹開戰

自十八歲至五十歲之法國男子，定於十九日晨起登記。按照希特勒頒布之命令，至十月二十九日為止，須募得工人十五萬名。凡在上述年齡中，其每週工作時間不及三十小時者，均在徵召之列。本日法國各報均為德方招募工人呼籲，謂志願的制度，經失敗後，即將採取強迫辦法；而俘虜亦將不再予以釋放。

「戰鬥法國」現在籲請法人對維琪與納粹開戰，德國全境現已發生新暴力運動。據邊界方面消息，當「戰鬥法國」廣播希望以暴力對暴力時，法國佔領區各地，均不斷發生罷工、放火、怠工、反納粹攻擊情事。法國似已進入停戰協定以後最嚴重之危機階段。據法國邊界消息，法國里昂等工業區，罷工者以萬計。里昂大火車站發生爆炸，該站當時曾停有火車，準備載運法國工人赴德國邊界警衛部隊已增防，以免被迫入伍者之私逃。法國報章承認納粹士兵及同情納粹份子被刺及被刺之需，日益增加。維持政府雖禁止罷工，但羅勒班格萊諾布爾維尼索香貝里等地，罷工之事不絕於耳。據巴黎廣播台之事，現益增多。又維琪訊：儲藏小麥之倉庫及其他貨棧，均已被禁。

傳希特勒與賴伐爾及墨索里尼會晤，因德國之公開叛亂，已達沸點。義大利之反德情緒，亦甚高漲。目前法國方面之廣大騷亂，



似屬日益增劇：法國工人均起而叛亂，反對將彼等遣往德國工作之命令。希特勒認爲賴伐爾未履行其派遣法國工人十五萬來德工作之諾言，故命賴伐爾赴柏林一行，若干觀察家深信，賴伐爾在職期間，既未能爲其德國主人效力，將被希特勒斥革。

### 巴黎工潮

#### 工人抗議強徵赴德

#### 電影院發生爆炸案

巴黎雷諾爾工人，二日下午罷工三小時，對強徵工人赴德工作表示抗議。德當局立即以在工廠場地，槍決人質五十名爲要脅，罷工遂告結束，蓋工廠場地業已架設機槍也。按雷諾爾係製造並修理德國坦克車工廠。

### 瑞典工人示威

#### 義軍開槍掃射死傷慘重

據息：瑞典方面運輸工人罷工，在街道遊行示威。當地義軍以機槍向羣衆掃射，結果死傷極衆；罷工者並有十餘人被義軍疑爲騷亂之領袖被捕。

蘇黎世訊：此間獲悉，又有敵軍七名在布魯格被槍決。其中五人被指爲「叛徒」，二人則被指爲攜帶軍火及從事黑市投機買賣。

### 在德工作義人

#### 息工遭槍決

#### 巴黎德兵營發生炸彈案

#### 波人民二百五十萬失蹤

莫斯科息，在德國邊士那不魯克之炸彈襲

擊中工作之義大利工人十八名，在六月間突告失蹤，現已探悉，該十八名義大利工人因怠工而遭槍決。

據息，當巴黎兵營之德軍，星期三在場上操演時，突有炸彈兩枚投入，死一人，傷七人云。

波政府宣佈，自德軍佔領波蘭後，失蹤之人民達二百五十萬人，惟知其中七十萬猶太人與四十萬波人，已被殺害，至於餓死者比比皆是，葬沙在過去八月內，即有猶籍餓殍五萬。

### 桂省籌設大批工廠

#### 建設廳計劃明年完成

廣西省建設廳爲發展後方工業，增加戰時生產，特擬定興建各種工廠計劃，均定明年完成，經已將計劃送呈行政院，當獲批准復爲新興生產事業，可核發經費，現各廠均在積極籌備中，其中規模大者有：

一，廣西織造廠：廠址設平樂或荔浦等產織之區，注重棉織交紡，再織成麻布及麻袋，以供全省衣着及使用。機器方面，織機可由廣西染織廠分用一部分，紡機則較困難，擬先行實行手紡。

二，廣西造紙廠：廠址設桂林，經費六百萬元，原料爲木漿及竹漿，機器會由本省工業試驗所所長與渝之中一機廠接洽，或可在該廠訂購。將來此廠完成後，每月可出紙三千磅以上，道林紙，報紙均可製造。

三，廣西煉油廠：中央對煉油企業，極爲提倡，此廠將來擬設桂林，經費三百萬，機器大部可以自造，主要出品爲汽油，滑機油，火

油等。

四，柳州及昌寧糖廠：兩廠經費共五百餘萬元，爲半機器半手工業，每廠每天可榨十噸蔗糖。

五，廣西水力發電廠：擬設在桂江上流，或爲興安，資本三百萬，機器大部可自造，水力發電，每日可發電量爲二百萬瓩瓦特左右。

### 平樂籌設紡織廠

平樂縣長王皓明前具呈省府，以平樂產棉甚豐，亟應設廠加工製造，紡紗織布，以供給後方衣着原料，特擬設立紡織廠一所，以改良之人工紡織技術及部分機械，紡紗織布，資本定十萬元，由縣款及地方人士籌集，並附有詳細設廠計劃呈核，省府以此項事業，正合時宜，已准於設立，該廠刻正積極籌備中云。

### 利物浦成立

#### 我海員福利社

#### 郭財次主持開幕並致詞

籌備多時之利物浦中華海員福利社，業於昨日由中國財次郭秉文宣佈開幕，開幕典禮由利物浦市長擔任主席，市長於開幕詞中，盛讚中國對於和平之貢獻，並謂英國人民對此甚爲重視。郭秉文亦發表演說，表示深信福利社對於中國海員之生活，必有良好影響，彼等望英國當局，對於中國海員能予以公平之待遇，同時亦希望中國海員努力從公，蓋運輸工作，對於同盟國之作戰努力，極端重要，海員與船主縱有糾紛，亦應以友好精神解決，不應罷工或使用武力云。

# 桂林大公書店經售書刊

——桂林中北路——三號——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八〇二〇號

## 新書預告

簡明世界史——顧思宗編著

歷史——一條源源不絕的河流，本書雖不如長江之雄偉、壯觀，但它已簡練的述及了歷史的各方面，指出了歷史正確的趨向，是幫助中學生學習世界歷史的必備書，是自學青年的優良伴侶。

## ▲金融手冊▼

本店爲使讀者便於研究過去金融之沿革及目前金融之情況起見，特徵請對經濟學研究有素諸專家組織編纂委員會編輯金融手冊一書，該書內容包括經濟學各部門之常識，並特着重目前一般金融現象之研究，對吾人生活發生密切之關係。對大學生而言是一部有研究價值的參考書，對中學生而言是實惠的理論基礎，對一般人而言是經濟生活的指針，該書刻正付印中，約計不日可與讀者諸君相見。謹此預告。

### 本版及經售等處

- 普式金評傳 吉爾波丁著 定價三元二角
- 覺醒昏曉 吳其苦 歐陽山編著 定價九元
- 重慶風光 林語堂女公子著 定價六元六角
- 青年的學入門 高鳳編 定價十一元
- 泥淖上的烈談 蘇橋譯 定價七元
- 南山之斗 田漢詞 姚牧曲 定價八角

## 生活手冊

### 要目預告

- (一)衣——人工的皮膚
  - (1)「皮膚」是白的美呢，還是黑的美？——衣服選擇法——
  - (2)一口箱子的祕密——衣服保存法——
  - (3)給人工皮膚洗澡——衣服洗滌法——
  - (4)人工皮膚新生活——衣服去污法——
- (二)食——機器的功力
  - (1)開開門來的君子——飲食物鑑定法——
  - (2)兩根筷子的神威——中餐烹飪法——
  - (3)刀叉先生的把戲——西餐烹飪法——
  - (4)另一口箱子的祕密——食物貯藏法——
  - (5)灶君老爺的寶貝——廚法用品選擇法——
- (三)住.....

張和誠編著

## ◀本店特設郵購部批發部為全國讀者同業忠誠服務

### 郵購簡章

- 一、本店特設郵購部，專為全國各地讀者作義務的忠誠服務，凡一切對抗戰有利的書籍雜誌，均可代定代購。
- 二、收件人的姓名地址請用正楷寫明。
- 三、書籍名稱著作譯者出版處；雜誌之起迄期，請儘量寫明。
- 四、本店接閱來信後，儘速將所購的書刊連同發票或寄單，款項多存少補。
- 五、書款可由銀行或郵局匯來，不通匯的地方可用郵票代款，惟以五角以上二元以下均爲限（五角以下的九折計算）限寄郵票恕不敷。
- 六、附有匯票之信，請用掛號寄下，勿寄現鈔，否則如有意外，本店恕不負責。
- 七、書刊寄出，如有就誤遺失，除掛號快郵可代向郵局查詢外，恕不負責賠償之責。
- 八、欲購書而不知書名，請詳細開列需要的性質，種類及閱讀程度，本店可代爲推選採辦。
- 九、查詢函件，請寫明前信寄發日期，寄款若干，購書名稱以及與前信相同的姓名。

### 批發簡章

- 一、抗戰時期，一律現款。
  - 二、款可由銀行或郵局匯下。
  - 三、本版及總經售之圖書雜誌，七折至八折優待，外版圖書雜誌由七五折至九折。
  - 四、寄出之書籍或雜誌，除缺頁，裝訂錯誤及本社自動發出者外，概不更換。
  - 五、包裝及運費，由交易對方負擔。
  - 六、發出之書刊，如中途發生意外損失等情，本店除代爲查詢之外，不負賠償之責。
  - 七、如能經常存款，本店當盡力迅速介紹新出書刊寄奉，以增貴業業務。
- 大公書店批發部啓